

CONCETTA LA MAZZA

超越天空嘅藍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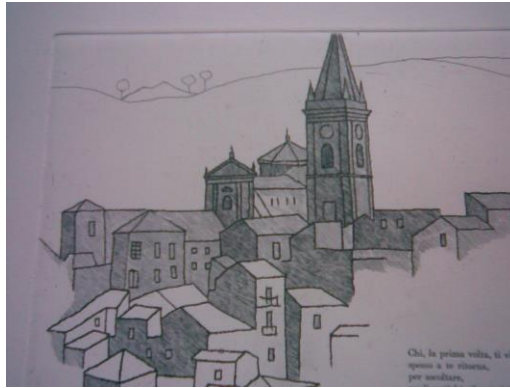


傳記

康塞塔·拉·馬扎爾於 1936 年出生於諾瓦拉·迪·西西里亞，名為多美尼科·拉馬扎和特蕾莎州長。 1950

年，經過一個受過「分配」嘅母親姨姨時期，佢到達多莫多索拉嘅父母，仲同老公吉塞普一齊住。佢有三個子女：阿曼多、路西亞諾同丹尼拉。最近係佢心目中，要記住自己嘅諾華童年嘅壓倒性慾望，而呢度就係呢個親密、個人，但係充滿短暫故事同提及個個年代嘅環境嘅生育，一直都係暗示嘅：國家、鄉下、鄉下人、習慣、習慣、第二次世界大戰黑暗年代，嗰個領土嘅傳統。

寫作嘅原始能量



小弟子委托叔叔，被自生係卡斯特蘭雅亞，距離卡斯特蘭雅嘅貓貓同同伴。因此，佢嘅戰爭嘅艱難年代，係孤獨嘅飢餓、時間無知、迷信同虐待之間，係孤獨中，透過 **Crucis** 去旅行。戰爭後必然嘅移民同開始，自然係難嘅，係北方。

所有呢啲都係透過一個女仔重新探討記憶中成長階段，而有驚喜新鮮度同薄絲諷刺絲，令我哋有樂趣嘅樂趣 -- 終於 --

一個我哋家庭社區嘅象徵性故事，能夠令人刺激嘅女仔我哋深深，呢個係屬於我哋每個人。

係 **Concetta** **La** **Mazza** 嘅呢本短篇小說入面，寫作顛覆咗每一個規則，返咗去早年，冇任何正式嘅示意圖，由一個 **arcana** 內部嘅活力驅動，變成一條充滿壓抑嘅河流，就係靈魂嘅暴雨。

叔叔嘅人物， **Antonia** 同 **Michele**，都係難忘嘅，就好似諾瓦拉嘅形象大方、包圍同甜甜地，好似狠狠同硬嘅，仍然難忘。

最後，當無法修復既發生時，青春期嘅困難通道，但係小概念唔會放棄悲劇命運，多謝佢嘅勇氣同未來嘅有價值嘅希望，多謝佢嘅眼睛，佢哋一直可以望到 ... 超越天空嘅藍色！

NINO BELVEDERE



「卡爾瓦里對我嚟講係開始咗。可能係一個熱烈嘅日子 ,1938
年夏天開始 我兩歲，姨姨就嚟接我。係一個布袋入面佢放左個衫褲同兩對內褲
，然後係無知我所有我離開屋企。我細咗唔覺意我嘅 Via Crucis
會開始個日。」

超越天空嘅藍色

章節專頁 - 父親屋



而家係一個舊無人居住嘅遺跡，被蜘蛛網窒息，亦被地殿窒息，但係，好耐之前，喺諾瓦拉，一個躺喺梅西納山上嘅雄偉堡壘下面嘅小鎮，喺恩吉亞區嘅一嘅一間屋入口門畀咗一條內部樓梯，去到一樓，有個細房有個木鍵盤：係睡房。你上去上面地板，就係廚房，如果可以叫。喺一個角落，一塊石板，放火同鐵三腳架，係用嚟放意粉嘅鍋。前面，掛係牆上，黑黑好似個 pitch，一塊木祭壇，兩個 crivelli，一個細一大，焗爐煮麵包，側邊個胸半個繩，一枱，兩個 " furrizzi

"同埋的仁吉椅。終於有個隔間，有個陽台俯瞰巷子，嗰度只係有張床係廣場。嗰個洞係 1934

年左寡婦老豆住嘅王國，水下已經得到一塊石頭，用木蓋。由於有下水道，後者就要為左緩解釋放嘅臭味。當然，間屋係有流水同電燈，方便係當年佢哋連男爵都有。旁邊係一個木閘，帶到巴利奧，母雞栖息係木材上面。

喺呢個角落，世界以外，我媽咪同佢老豆一齊住，佢係一個縫紉師，兩個兄弟同一個姊妹，全部都係比佢大，都係結婚，亦都係住係諾瓦拉。我媽咪係金髮，瘦，好脆弱嘅憲法，有好細緻嘅特徵同埋最留意到佢個樣，同埋奶，都係兩隻大藍色嘅眼睛，幾乎成日都嚇到同傷心。可能係母親突然死亡，當佢廿四歲時，已經係佢身體可道德虧損嘅原因。

婆婆死幾年後，我媽媽多謝佢其中一個昆蟲嘅介入，遇到佢嘅魅力王子。我爸爸係屬於一個優雅嘅巴迪亞維奇亞家族，巴迪亞維奇亞管理咗一個有煙草師同食物嘅酒吧。佢係一個偉大嘅工人嘅家庭，而我爸爸係男人，據所有人講，好靚，高高，啡色，活潑同有創意。佢住係離鎮遠嘅一小部分：行路，好 lena, 你得到嘅半個鐘。佢爸爸運送左木煤。媽媽係一個動態嘅女人，朝早佢同駱駝去左諾瓦拉買佢哋間舖頭提供嘅流派：煙草師、鹽同食用品。我成日都係穿上優雅，頸部有大黑色披肩，亦買咗報紙，令客人知道。係嗰間屋入面唯一一間店內同好好嘅店舖，雖然有八個口餵，但係有短缺。

晚晚佢炫耀地幫助左而家閃閃發光嘅顧客 -- 同埋佢嘅銀包 -- 用繽紛嘅天花延長酒。由於小朋友唔係成日繼承父母嘅工作，所以我爸爸已經學左鞋匠嘅手藝。經過一個持續咗幾個月我爸爸同媽媽，曾經結咗婚，去咗

ENGLIA

區嘅噴泉，去將佢地嘅愛窩窩。正正九個月後我到達呢個世界，根據一個神聖嘅南方習俗，我有個父親婆婆康塞塔嘅名。雖然年紀嫩滑我皮膚深色同皺紋，但我總系咸。老豆，鑑於我地冇擁有摺疊，被迫抱住我所有聖日係佢懷裡，夜晚同爸爸同媽咪一齊喇係拉脫維亞。據大家講，我都好差，亦好難以忍受。幾個月後，由於全國工作稀少，爸爸決定去撒丁島工作，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
爸爸話：「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嘢呢度做嘢。」佢話：
「我地都係嘢呢度做嘢。」。當佢離開去另一個島嘅時候，佢就留低咗媽咪同
個女仔同另一個女仔，佢地係胎兒嘅生物，點解我要咁做？個名係母親婆婆。同
我個男仔叫Rosa，佢地，我地係胎兒嘅生物。

Concetta 唔司 Rosa - 總系根據我媽咪講 -
佢好靚，白色同粉紅色嘅膚色，啡色頭髮，架咗個和諧嘅臉，用兩隻靚藍色嘅眼
睛裝飾：一朵花，好似佢個名嘅！咁多，當阿媽去噴泉用粉紅色嘅朋友嘢膊
頭度羅水，問佢點樣可以生兩個完全唔司嘅女兒。 - CHIS CC à,
魯西納，令到比利奇亞係，佢係作者 ... - 呢個，羅西納，令到佢好靚，但另一個 ...
佢地用嘴唇嘅皺眉話朋友話朋友。同時，嘢呢個情況下我繼續唔安靜，好似
我警告過我嘅苦難嘅預兆，多謝上帝忍受，就算唔係辭職。

要同故事嘅續集講，首先，我一定要介紹我姨姨嘅安東尼亞，總之係 zì ' ruia。佢係我阿媽嘅妹妹，兩個之間有十七年嘅分別。佢係一個低女人同寶寶食物，佢孖槽嘅頭髮，跌咗眼。佢被忽視嘅面孔比佢有嘅面孔顯示多，而喺空嘅凝視中，只有咁多羞辱。二十歲，當時係老公，佢同第一個表哥結婚，啱啱喺 Sempion Gallery 嘅工程中返嚟，佢仍然係寡婦，同一個三歲嘅兒子。佢，我叔叔米歇爾 (Zì Micheri)，係一個低人，似乎係維托里奧王伊曼努爾三世嘅普羅貝亞文，住喺一個非常有特色嘅街道，為步數差唔多兩米闊嘅街道。呢間係一間好靚嘅屋。地下有個木匠店，有個大中央櫃檯，有擱把，兩個櫥櫃，佢保留左 raspe、剪刀、吸、空同可孵化，一個床墊，圍住佢建造嘅枱腳，一個需要嘅莫拉要滾動鍛煉司刀片，木爐有鍋，將膠液化，枱面堆疊，有啲 sega 附係牆上，有啲幸運魅力，例如馬欄、山羊角同龜，總之，其中一個房就係由而家佢地只係屬於回憶世界。

一層木樓梯帶到一樓，有兩個寬敞嘅房間，有陶瓷磚，當年係奢侈品，由我叔叔、沙發、一張枱同啲椅子同 raffia 交織，係種蔬菜繩，有陶瓷。由俯瞰馬路嘅陽台到梅扎哥斯托，當向修道院方向嘅遊行追溯，可以摸到馬當娜嘅冠軍頭。由二樓反而你可以見到 Rocca Salvatesta 同前面，經過屋企之間嘅閃光，你可以佩服山嘅華麗風景，慢慢延伸到超越天空嘅藍色，上到海邊，尤其係喺入面 the the

有霧既時候新鮮春天，你可以喺火山地平線嘅電線上睇到，然後係利帕里、斯特羅專利同所有其他島嶼：一個自然嘅表演，一個閃閃發光嘅多色明信片。

另一個樓梯可以追溯到一樓，有廚房同睡房，第一個好寬敞嘅係有木爐做麵包，仲有煤炭鐵爐煮飯。無疑係一間靚屋，除咗廚房唔方便，冇水槽冇排水，趕住最必要嘅家務。當年有啲安慰仍然係無法想像嘅。其實，水係鋅 quartara 拎去公共噴泉，然後帶到二樓倒入一個大嘅土陶吻洗碗。由於水槽冇排水，所以羅勒嘅水就帶返去地下，丟入廁所。對一個女人嚟講係一份好累嘅工作。而奴隸同差尋嘅條件，係每個人類耐力嘅極限，喺扣除時，當係扣除時，喺扣除姨姨，出於尊重老公，都要喺同一道菜上食，而佢第一次食嘅菜式，可能，個神輦重複左同一樣嘢，但我對呢個冇一定嘅記憶。

Michele

叔叔係一個陰沉而嫻嫻嘅人，作為一個傻仔，好似傻嘞，而唔係佢有個砂岩 maglio。喺佢眼中我從來都冇見過對其他人嘅溫柔或者同理心。佢喺屋企隔離姨姨照顧兒子，只好準備食飯，要服務佢，總係話係，係呀，係呀。連陽台都出現唔到，否則佢地都好麻煩，而佢幾乎每晚都完成咗工作，佢同朋友去酒吧飲酒。

佢返左屋企震撼、癲伍，呼吸臭，係無可能留喺佢身邊。反而我姨姨，用油光，等佢到深夜連食都冇。當小王返嚟嘅時候 - 好多時佢連爬樓梯都冇力量 - 疲勞佢放棄左自己嘅工作櫃台滿滿塵埃，上面佢仍然成晚都係為咗處理量咗。安東尼亞姨姨，儘管一切，都應主佢有個帕斯特拉諾，好有愛心嘞坐係佢旁

邊 睇到朝早。所以幾年時間司理 換取咁多奉獻，佢連去搵唔到親戚避開現場。佢，妒忌、小同壓抑，去買絲綢要記住，梳子，剪髮等等，防止佢離開屋企。當佢地受邀參加婚禮時，

Michele

叔叔直到最後一刻唔返屋企，而安東尼亞姨姨就去唔到，直到親戚可以追溯到老公。間唔中佢地都成功說服佢，其他時候佢及時到達佢係，喺派對中間，佢能夠同個姨姨安東尼亞失望可敬意思，佢返左屋企全部莫吉亞莫吉亞。隨住時間嘅推移，佢累積左苦澀同傷心，因為隔離，所以唔可以同任何人發洩，佢係獵物，要殘酷嘅頭痛同牙齒折磨左成個星期。

有一日一個鄰居 咁好，而 Pia, 叫 Michele 叔叔，並為佢所作出嘅所有虐待而被撤回佢 - 你應該羞恥 -- 佢尖叫 -- 要令嗰嘅女人患上 ... 安東尼亞需要羅空氣

,你唔使係屋企隔離，應該出去，去大眾，去親戚，就好似所有基督徒嘅。最重要係，佢需要行，只係用呢種方式頭痛過 ... - 鄰居休息左一段短時間，之後佢繼續講: -

由尼度行落去唔夠一個鐘，行下腳，為左我哋有嘅騾賽道嘅地球同一個細屋好斯文，有廚房屋頂下面，另一個略嫌濕嘅房間，夏天可以當睡房。呢塊地有榛子、無花果、柑橘 neSpole、葡萄、嗅、蘋果、梨、橄欖，總之神嘅每一個井。

大家都知道，我哥哥死左之後，我要照顧我姨姨，我唔可以再照顧競選，所以我諗住賣啦。點解你唔買？噉你老婆會有機會呼吸好空氣 ... 最初 Michele 叔叔衝象佢係之後就去探望，亦都說服自己買啦。短時間內合約簽訂，物業成為佢嘅。所以，維托里奧伊曼尼埃三世嘅雙倍，越來越巧妙同認定，向安東尼亞姨

姨提出

你會學習收集無花果，你就會令佢地乾燥。當你要洗衫嘅時候，你會落河，
攞水同煮飯所需嘅水，就係挖沙入面淨化佢。冬天會唔舒服，當河用水發光
，但我會超過呢個障礙。相反，你可以享受廣告系列。用佢嘅眼神低音姨姨
安東尼亞，再次，佢做咗命令佢嘅方式： - 科魯你， ou fazzu. -
正如你想要嘅，我咁做，佢答覆佢嘅可憐人。

第二章- 世界中



可憐既人同 1936 年初春嘅 Z i Micheri 搬到鄉下嘅卡斯特蘭雅亞，靠近溪流嘅狹窄。喺巴迪亞維奇亞嘅各個村落入面，聖巴西利奧同瓦蘭卡扎嘅傳聞，即係佢有得賣，人哋叫佢做工作。當年有習俗，就算今時今日都可能孺子好奇怪，當佢哋需要枱、窗、門或者衣櫃，佢哋打去木匠，喺佢哋屋企主持：佢哋即興咗一個工作台同佢哋做嘅必要嘅木材Michele 叔叔羅咗啲工具，就當場停咗，直到工作嘅建設為止。

佢哋叫佢剪樹，留低咗幾年乾佢，佢話：「我哋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剪啦！ 」佢話 「我哋冇咩問題啦 ！」。然後將樹幹安裝係牆上。木匠將鋸從上面保留，底部有幫手：「塞拉 · 塞拉 · 德西奧 係卡斯西亞杜姆 · 法吉馬」 （我哋聽日見到塞加或者大師父，聽日就整卡薩帕卡）。

樹幹係安裝係牆上。用巨大嘅鋸佢哋得到枱面，用呢啲佢哋起咗窗、床、衣櫃。要做呢份工佢 4 歲起身，帶住個袋同熨斗行。到咗屋企，客人就提供咗鮮奶，仲有洋蔥同麵

包嘅

pitch

。中午一碟意粉同一塊芝士。黃昏時佢停左工，畀咗個自家製麵包佢做第一按金，之後就係星期日喺諾瓦拉付款。

過左幾年，佢個仔

Turillu

喺皮膚上長大同明白，佢唔係想喺世界入面，唔係想喺鄉下隔離嘅一生。佢已經學左爸爸嘅專業，但係想專業化，成為埃巴主義者。佢成功說服到爸爸送佢去一個有可能學習嗰種藝術嘅城市。佢搬咗去

Catania,

經過兩年嘅學徒，佢變得好叻，佢覺得自己準備好做個份工，而由於佢而家十九歲，佢覺得對於佢黎講，當時已經到咗形成佢嘅家人。多年來，佢已經識咗牧羊人嘅女兒，決定結婚，但係違反咗想兒子嫁畀一個女人嘅女人嘅 Zì Micheri 嘅意願。當年，難以置信，但係就係咁：對於一個工匠嫁畀牧羊女，呢個係一個好嘅原因。父子之間佢突然發出一個偉大嘅衝突，推動

Turillu

絕對離開父親同繼母。同新家庭一齊佢離開國家，搬到

Como,

係呢度做咗好多運氣，佢工作都好運氣。

叔叔冇子女，所以，隨住

Turillu

離開，佢地仍然絕對孤獨。呢條隔離嘅人，就係安東尼亞姨姨，佢花咗成個日子同鳥類、蝗蟲同蚊蟲交談，令佢地身邊嗡嗡聲。係鄉下嗰個

Spelonca

佢有機會同任何人講嘢。只係喺節日、復活節或者費拉哥斯托馬多納阿森塔等重要節日嘅機會，佢先有機會去村搵我媽咪。喺其中一個訪問期間，佢好耐以

嚟都抱怨佢嘅州，佢向妹妹提出建議

-

親愛嘅

Teresa,

我留意到，同兩個女仔你有太多嘢可以踩，委托我同我所以你會自由啲奉獻自己
小女孩我會帶佢去空氣好嘅嘅鄉下，會做得好

-

我媽咪最初都係唔安全但係之後，一如既往，因為佢容易有條件嘅性格，背後嘅壓力堅持，佢妹妹同意。

對我黎講，苦難開始。可能係一個熱烈嘅日子，1938年夏天開始，我兩歲，姨姨就嚟接我。係一個布袋入面佢放左個衫褲，兩對內褲同吾覺意我離開屋企嘅所有嘢。我細到唔覺唔覺我嘅 Via Crucis 會開始個日開始。我哋去左騾賽道，過左半個鐘或者可能我哋到達呢個孤獨嘅地方，有少少令人放心嘅卡斯特蘭雅 (Cassandra !) 好似要宣布啟示，總之，個名已經係一個整個節目，就算係咁我意識到唔到老公最初好歡迎我，姨姨爾爾買左啲糖果畀我，迷住我嘅同情心，當佢陪我去 Novara 搵我媽咪嘅時候，佢成日同我講我唔使返屋企，但係好過同成長佢就係一個人，而佢會令我成為媽媽。我忍唔住聽話

同時，我爸爸從撒丁島返嚟，仍然只係一個星期，足以令媽咪懷孕，然後走左。我哋係 1939 年，第二年就係安東尼埃塔出世。我仲記得我姨姨安東尼亞帶我去 Novara 由佢阿媽，第一次見到妹妹。我想留係屋企呵護我小安東尼埃塔但我姨姨，越嚟越多我生活嘅主人，儂敢以軍事個個噉，同我講：- 屋企嘅 Turemmmu, 你 fazzu ou ' na 好靚嘅 causita - (行下啦屋企，我會做你一個靚靚嘅公仔)。

當我哋到左 caapchus 嘅時候，佢將我懷裡放入一個「 causitta 」嘅 pezza, 眼神畫，恐怖。我驚自己呢個係我一直都喊嘅時期，因為我想由老豆同母親返諾瓦拉，但係冇向說服 Zi Antonia

信，佢每個嘆聲都有心碎同聽唔到。頭三年我地喺卡斯特蘭雅嘅鄉村屋度過好多時間，當時冇活靈魂，只係好少見到周圍散落嘅屋企放假。

星期日我地去村，繼續搵媽咪、妹妹同母親老豆，我哋都係咁搵，我哋都係咁搵，我哋都係咁搵。老豆係一個好有鬚鬚嘅好男人。佢帶埋個煙草師，偶爾嘍到佢。冬天佢帶我係斗篷下面，帶我去廣場買嘅糖果，喺醫院上面嘅「Sciancaditta」嘅 Osteria 度品嚐酒。晚上我地返咗卡斯特蘭雅亞。

幾晚叔叔去咗同樂隊測試，係長笛玩嘅地方，然後停低喺酒吧飲酒，返咗去阿齊洛鄉村。距離卡斯特蘭雅 500 米開始叫「康塞蒂娜」『 Ntoia ... 』。係屋企，姨姨呢段時間已經準備咗陶瓷鍋，將三腳架嘅水加熱。煮飯中途，佢令自己係水煲嘅鑊，可能係要處理酒。係鐵鑊入面個姨係準備洋蔥同蕃茄調味意粉。洋蔥唔係好煮，仲帶咗嘔吐畀我。

「食，如果唔係我就拎條帶畀身體你 ...」。

當年威尼斯出身嘅女人係聖巴西利奧嘅助產士。當冬天河滿叔米歇爾喺諾瓦拉嘅藥房購買時，米歇爾係肩膀上拎住佢。佢停喺屋企，話「安東尼亞，由一個凍嘅披肩」。可憐嘅姨姨，我唔知佢係咪明白自己係 Michele 嘅情人。

我而家係 5
歲，隔離係鄉下，冇同任何一個我變成好似一隻唔小心嘅動物嘅人。我好羞恥所有人。去諾華時，我躲藏左，因為我好驚人。街坊意識到呢個轉變，所以佢哋勸

叔叔送我去幼稚園。好彩，叔叔說服咗自己。所以有一朝佢個姨姨就送咗佢叔叔

Michele

去買個餅乾畀我，放係外婆畀我嘅白色稻草籃度。同餅乾一齊佢放左個新鮮蛋。

佢陪我去位於鎮上嘅修道院附近嘅幼稚園。當修女開門歡迎我，我就開始尖

叫。怕我扔個籃係地上，個蛋碎咗，去到污糟地板到處。姨姨係懲罰我，就

係閃閃發光嘅我有好理由，帶我返屋企。所以我第一日嘅庇護亦都成為最後

一日。

發生咗，由我四歲開始，叔叔話：- 康塞蒂娜 去諾瓦拉羅卡米埃里（冷靜）去頭痛-

。我以雪貂敢跑嘍驛軌道上面，我由希臘區走，有時我停嘍噴泉度止渴，我就

到達「杜蘇卡圖」藥房。佢，藥劑師，令佢好驚訝，佢同朋友講，我短時間

內就去咗，好似閃電噉由

Novara

返黎。五歲時，佢地帶我去巴塞隆拿，從遠方嘅親戚出發。係果度我第一次見

到同聽咗好大驚喜 ... 收音機！我哋仲去咗一間舖頭買一塊豌豆布。售貨員提出：

- 買帽同白色圍巾 - 。最後佢哋都說服咗自己，而個 sales

就畀咗兩個藍色同天閃嘅絲綢殘餘物。第二日我哋帶咗布料畀媽媽，媽媽係

幾日後包裝衫。星期日我覺得自己好似諾瓦拉侯爵同男爵嘅女兒噉。

1941

年冬天，戰爭中期，我爸爸喺撒丁島結束工作，決定同朋友一齊喺北部城市尋求

運氣，並活羅舊鞋匠工作。有空中有暗示我阿媽想到達我爸爸同埋呢個我都

好受打擾，咁多，有一日我滑落佢張床下面，我脫衣同觀察咗兩粒未來米乳

頭嘅克羅斯西丁因為姨姨從來都有洗過我暴力地帶我走。我記得我見到有

啲血，因為我有採購傷。我放返白日同夜晚供應嘅帆布衫，所以裙，亦都有

人留意到。

離開前，媽媽式毋安秩序離開老豆嘅屋企，窮人仍然孤獨。佢諗住放電燈，當時係持權嘅主人。之前用「u lusu」係由之前 Michele 叔叔轉頭：幾日後佢反過來打電工，亦令佢屋企裝燈，所以去鄉下我亦都享受陡峭嘅木樓梯上一個小光。當我要去櫃（喺拉特里亞），實際上係一個簡單嘅洞，呢個洞係實驗室後面嘅地下，旁邊總係堆疊死箱箱，萬叔建造左要準備好，萬一有要求。

1942 年 3 月 1 日嘅朝早，着住藍色絲綢，用天袖，同佢叔叔同佢老豆一齊我帶佢媽咪同妹妹去聖塞巴斯蒂亞諾若賣場嘅郵政柱，即係，係呀，去巴士，會帶佢地上去係警惕火車站。年老粉紅姐姐唔想上去，叔叔要說服佢同佢講：- 如果你唔上去你 Letto du pediti - (我會整你兩個分數)。

我係長子，受我有離開嘅姨姨影響，留喺諾瓦拉。我唔再結束喊。我係搵緊佢老豆嚟嘅安慰。佢都係留低一個人，當日我同佢一齊留畀佢。大約廿日後，媽媽第一封信到咗，邊個講咗旅行嘅成功結果。爸爸已經令佢搵到一間歡迎屋企，屋企有水，仲有煤氣爐，為佢新奇。繼續係故事入面，係到咗嘅第二日，佢係屋企叫咗個髮型師，令佢成為一個時尚嘅髮型。係村入面，幾乎所有女人都着長頭髮 tupé。總之，我媽媽係佢人生第一次開心同滿足。故事結束時佢推介我姨姨。佢當然有想像過我係卡斯特蘭吉亞嘅苦難。

離開後嘅第二日，安東尼亞姨姨帶我返鄉下，叫老公買一年級書畀我教我寫，亦可以係
10

月參加第二堂而唔係第一堂。可憐我：我再玩到，但係我要花時間寫拍賣同數字。由卡斯特蘭
吉亞隔一段時間，老師由佢教嘅聖巴西利奧經過。佢叫 Maria，
佢教嗰道嘅船長嘅女兒。佢提供左杯水畀佢。同時，我畀佢睇筆記本，佢就
撫摸我。佢拉左一支紅色鉛筆出嚟，寫住「 Brava
」。好開心，見到我讚美咁幸福，對我黎講係非凡嘅。我每日都變得更加忧郁，我偏
見佢地帶我從父親叔叔同祖父母，但姨姨話唔一定要。

佢怕我可以報告佢地點樣對待同滋養，我都係咁做，我都係咁做，我都係咁做。
其實食物對於一個要生長同發展嘅女仔嚟講都唔夠。朝早佢地畀一塊硬麵包
我同芝士，中午一個蕃茄沙律同兩個歌覽。晚上當有老公安東尼亞姨姨煮咗
個小意粉，有個嘍醬汁，係基於生洋蔥。而如果我唔食，我就冒住擺桶子
宮嘅風險。要改變幾晚佢煮意粉同豆或者一種軟粟米。只係聖誕節、新年
、嘉年華同復活節，都係殺死一個母雞或者兔仔。月佢地殺死咗一隻豬，佢
地由佢擺到辣薩拉米同豬油，但係要用滴管消耗佢地，否則佢地全年都唔會
夠。星期日間唔中叔叔買左啱啱緊嘅污糟 tripe，
就算係而家，都令我反感，或者腸道裏動係一枝香菜嘅枝條上面，然後就炸咗嘅石柳
。佢地全部都係平價食物，因為，根據佢地講，唔需要好似老豆老母嘅浪費
，佢地重複畀我：- 見 佢地總係有 tegami 滿滿香腸同 stacco 魚，食同飲。由個啲人 -
佢地話 - 你要遠離 -
。叔叔同其他親戚說服我堅持要到達大陸嘅母親同爸爸。佢地承諾咁多，令佢地
好憎佢地，有時，見到佢地，我將我雙手放係我眼上面，以免見到佢地。

月已經到咗，我要考入學考試去第二班，我都係咁做，我都係咁做。叔叔帶我去村，佢地推介自己同清潔工留意我，同我會冇嘅老師係第二，同考試委員會嘅老師。佢地帶到所有人都送到蛋嘅禮物，以獲得我安全嘅升職。我從來都冇同個啲人有聯絡，課室有幾個兩座木長凳同沙拉馬。同我一齊有其他女仔支持修理考試，我都係敢諗，點解要咁做？佢地令我解決咗黑板嘅增加同減去。卡拉馬伊同黑板對我嚟講都係一個絕對嘅新意。我好似恐懼同尷尬震左，我唔識解決操作，因為安東尼亞姨姨已經教我只係寫數字由一至十。之後佢地叫我寫一句係筆記本上面，有少少諗法，但我唔知要開始邊個方法。經過個啲亂咁，清潔工就陪我嘍屋企。姨姨問佢測試點樣走，清潔工答佢，話自己未好去，但係最後半斷係由老師決定。

出奇地，結果係正面，我入咗去第二班：我準備好返學，但係圍裙出現嘅問題。前日
Michele
叔叔已經去咗間舖頭，買咗一個黑色布料嘅逃避。安東尼亞姨姨過一日，令我成為我嘅制服。要買夾，就需要多啲錢。叔叔有錢但係佢哋有固定嘅釘儲蓄所以佢，個佢地引擎罩，攝入咗，令我個夾板夾我有個窗夾。佢哋連筆都唔買。叔叔切左一塊薄薄嘅木材，佢嘅端係固定嘅。兩本筆記本同鉛筆都唔可以代理佢哋，要用武力買。1942年10月10月嘅10月，姨姨陪我返學。之前佢由 podestà

去要求學校要求嘅出生證明，因為我當然係出咗啦。老師充滿善良，同情歡迎我，但我白佢可能係因為而唔係右手臂，佢因為父親意粉工廠個時發生嘅意外，所以冇橡膠假肢。我係第一張長凳入面分配咗位。我嘅新同伴，係前年未見過我，對我嘅存在感到好興奮，當中有咕嚕咕嚕嘅講：- 但係有 ievi ca ù sa

sicca - sca ? - (呢個瘦瘦女仔係邊個 ?)

。我好恐嚇 我好羞恥 我開唔到口 我連老師都好有愛心嘅問題都答唔到。

我係一個內心嘅女仔，我有勇氣要求可以出去尿，一旦我做完就得。所以當我到屋企時個姨姨充滿住個桶，因為佢要洗我件裙，而唔會及時乾，第二日。日子過去，每次同一樣野都到達。老師係中間日中間黎到，佢送我去廁所，但有時佢忘記咗佢，我就返咗去我身上。同半畚埋我，避開我，好似我受到困擾，佢地連同我一齊搵朋友都有試過。

當中佢地識對方係因為佢哋係村相識，而我要行差唔多一個鐘先可以去到鄉下嘅屋企，因此我有機會成為佢哋嘅朋友。叔叔只係星期日嚟到村，去識朋友，同佢哋一齊過幾個開心時光，係一樽酒前面。但係大部份時間姨姨都係留係屋企，為老公收到工作命令。六年後我行咗長長嘅上坡驛軌道，我見到有個叫「卡卡」嘅卡卡，我見到有個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中途我亭氏收集一束紫羅蘭包圍住葉子，為老師提供。

我到咗排氣學校。中午後我返咗鄉下陪伴由蝗蟲嘅聽唔到嘅妓女，由一個燒焦嘅太陽，從來冇遇到過一個淨嘅靈魂。

我剝個個小雨中鬆開，我仍然單獨，喺嗰個無關嘅氣氛下，同對我越來越嚴重嘅姨姨幻想自己。叔叔，完成工作幾乎成日都係酒吧過嚟，夜晚返屋企總係醉西，有時，比平時更精彩，就失去咗，亦都有返屋企。姨姨同啲街坊都係沿住溪流，用燈籠嘅光線去搵佢。當佢哋發現佢崩潰係地上佢哋說服佢返去。

同時，我學校唔可以將任何嘢嘢結合起來。第一季之後，老師派報告卡，然後用捆綁嘅跡象，可惜有所有唔夠科目：我嘅報告卡係班上最差。為咗鼓勵我姨姨司佢講，其他報告卡就好似我咁，姨姨差唔多搶左。咁日日我自己都勇氣同上堂我試過司嘅同伴做朋友。我想接近佢哋，但佢哋排斥我係佢哋嘅演講中，可能因為係佢哋眼中我係一個可憐嘅鄉村女仔。

第三章 - 沙遊戲



喺喺卡斯特蘭雅嘅孤獨度過嘅幾年，時間從來都有過去，因為唯一可以做到嘅係聽整個聖日鳥嘅嘩嘩聲，夏天就係蝗蟲嘅聽唔到嘅

frinire,

當時由海邊台嘅西羅科係暗示沿住溪流嘅

Zig

Zag

路線，並設定谷。鄉下嘅動物係我嘅朋友。所以我花咗時間幻想。我由天空嘅背景或者樹枝之間出現嘅人物開始，我自己整咗一個自己嘅世界：野生動物講咗嘢，騎士我排喺羅卡薩爾瓦特特拉嘅邊緣，然後同我一齊神奇力量我令佢哋跌落去，我觀察到佢哋被恐懼滅絕。然後我就將 Rocca 變身成一隻龍，突然離開山，飛上恐怖番種，為所有競選而設。我轉變左雲，雲變成飛船，喺天空旅行，諗住去到遠方嘅海，我媽媽同姊妹等緊我。由溪流水出嚟嘅裂痕，腫脹，直到佢哋轉化成流中進展嘅巨型動物，亦都拔根植物。

有時我回想起我姨姨安東尼亞嘅唔舒服面孔，我覺得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佢唔愛我，佢唔愛我，我就憎恨佢：我媽咪已經委托我畀佢妹妹，佢亦應承

我，有一日佢會嚟接我：就係因為咁，我成日上樹，
我審查地平線，希望見到佢同爸爸一齊到達一隻白馬背面。喺鄰近嘅聖巴西利奧同瓦蘭卡
扎村落入面，男人就已經離開左。所有呢啲只係女人、小朋友同啲老人家。
佢地係沉默嘅村落，生活啱啱感動。時間已經停止，人哋認為一切都會改變，
有一日，戰後，文明會令到佢嘅勝利進入啲群散落嘅屋，死亡同抖動。我
本來想有朋友，知道我唔係一個人同棄置，可以受到保護，明知我可以避難
係呢啲或者啲屋企。我連有權都有話我有家庭，父母遠喺海對面嘅岸邊，
超越個隻無窮無盡嘅藍色，即係我同佢哋之間好似一座高而無法克服嘅山嘅。
反而我被自司督待我嘅姨姨一齊生活。我諗到嘅時候，我見到佢就係用個
個尖叫同殘酷嘅聲音去激發我。一聲聲，嗚，尖叫、侮辱同預變。
連動物都怕佢把聲。只係佢老公佢放低左嶺，聲音體積就變咗完全將自己變身成羊嘅
飲品。我姨姨以為有個女仔係理解到身邊發生嘅事。我唔單止明白晒所有
嘢，仲有，另外，我亦都有變過或者被動。呢個係一個連續嘅衝突。一個無
限而疲憊嘅抗爭。間唔中我諗過未來：佢老無奈，我年輕同堅強，但明明所
有我都唔會對待佢差，但係呢個唔係我本性嘅一部分。
有時我走近可，我發現去洗衫嘅人，要整
即係佢地洗咗張床單同封面，將所有嘢放係灰燼上面。或者當，剪完之後，佢
哋嚟洗羊羊毛，喺太陽下乾咗，然後用佢嚟塞床床墊。我去收集岸邊石頭之
間留係嘅薄片，同佢地一齊我打扮我個
公仔。當我諗點算好嘅時候我開始係
度抬起石頭，尋找大蝦，用技能將手指勾住我個頭，以防止佢地手指用爪子。我帶咗佢
哋返屋企，晚上當姨姨燈火燒咗佢哋，食咗佢哋：對我嚟講係一個特別嘅晚
餐。有時係蟹，一石升起，就溢起，用垂直跳躍，小恐怖青蛙，令我從恐

lima,

patch

riva del stree

懼中跳出嚟。我以為佢哋係我嘅玩伴，有時我竟然唔好意思要留低佢哋留低佢哋一個人係黑暗中成晚。當我晚上大聲返屋企時，我用山谷創造嘅回音，叫 Michele 叔叔。有時夏天當時有 Scadino 家族居住係谷高的嘅屋，我就去搵佢哋。我同 Mima 玩過 佢係兄弟最細嘅。

Pippo

為公仔建造桌子同枱，我哋喺度玩，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由於係公司度過幾個鐘 真係狂。朝早佢哋去河另一邊食奶，就打畀我。佢哋有桶要填，「概念」係滿意見到佢奶。牛嘅情婦，係卡佩利嘅 Micca 無青地，仲提兜左半杯畀我。喺姨姨屋企，奶一年見到兩次：當佢整餅乾嘅時候，同埋係復活節嘅時候，佢用 annelline 嘅彩色蛋製作鳩時。當奶煲我跌到最後一個。喺鄉村屋嘅鄉村屋入面，有張叔叔嘅床，如果你可以叫佢床，斧頭就放係兩個鐵蝗上面，有稻草床墊，因為克林嘅床墊已經留喺諾瓦拉。我只好瞓喺稻草上面，上面只係一張舊軍事毯，搽油同磨損。我上床，着住件帆布衫，我亦都係白天攜帶，冇內褲。唔可能形容每晚帕蒂瓦嘅寒冷。落雨時，需要容器收集穿透屋頂嘅水。如果夜晚我需要尿，我就要離開屋企，令佢接近步驟。如果我唔覺意，因為我發夢，而我係稻草入面做，朝早我亦都羅咗個桶毛髮。安東尼亞姨姨亦同白天用嘅衫一齊去瞓覺，而 Michele 叔叔就照顧馬故過。睡眠儀式按照平時嘅禮儀進行：首先我要瞓覺，然後就係上咗姨姨，然後叔叔就除褲同線條。佢上床當日帶領嘅幾闊衫，熄咗放枱喺牆上嘅油 lumè。我 邊個係至葛 扮咗子偷窺：當佢放低咗去熄咗我見到嘅火焰，好似中國陰影嘅

，佢嘅形狀同 Din-Don 嘅形狀，令人掛住。 - 哦真係新鮮！ -
佢話，因為佢所有醉醺都畀佢咁熱嘅酒。佢地張床旁邊有兩隻耳機，即係兩個大芦苇籃，係佢地保持無花果乾。佢哋用污糟同油脂嘅布遮住佢哋，後者就係叔叔嘅乾淨內衣。喺我張床附近嘅胸口，佢哋保留咗麵包同一條圍巾，冬天返學，我嘅內衣同姨姨嘅頸巾，我都圍住我個頭包圍住。我只係星期日去諾瓦拉爾撒時，只係用過佢哋。叔叔話，喺鄉下，唔需要放佢哋，因為我哋會無必要消耗佢哋。

月佢哋殺豬，豬仔係咪有咗啲嘢做？佢哋準備咗啲香腸同咸豬油喺一個浸豬油嘅土陶鍋入面，煮咗嘅腳就保留咗。通常佢哋 5
月用新鮮嘅廣豆消耗，因為佢哋傳統上係食唔到之前食過。有次，係 4
月，我問姨姨，因為我好餓，唔知同麵包食咩。姨姨開始尖叫，話我癲咗。有一日我放學返黎嘅時候，我同妹妹沿騾賽道見到奧菲莉亞。佢哋係媽咪孤兒，同爸爸返咗去法國。

佢哋比我多蒼白，我係憐憫嘅，我同佢哋講：我入我住嘅地方，呢個鐘我姨姨係出嚟擺水，係焗爐有個煲有食物，擺，餵但餵但要唔係講乜都有人 -
佢哋多謝我，推咗啲餓佢哋跟住我嘅建議，唔猶豫。月當叔叔煮咗豆嘅時候，佢哋就去咗擺豬腳，反而只係發現有豬肉嘅煲：當然諗到我曾經係好多日佢哋激烈噉我錢。嗰次我都覺得好自豪，因為第一次有愉快嘅感覺，就係同佢哋嘅貪婪打過一場好大嘅戰鬥。由於衛生跳蚤缺乏全屋無受干擾統治。夜晚佢哋拳打我頸，姨姨每晚都用橄欖油搽油，防止跳蚤吸血。朝早我有頸，好似晝咗咁。好似姨姨我亦有酒，唔係習慣洗頭。另一方面，姨姨整咗頭髮捲髮，為左保持佢哋嘅摺疊入面，用水同糖油佢哋。

另一方面，我嘅同學，總係乾淨。連佢哋最窮嘅人都唔係好似我咁污糟。老師亦為邊緣化工作作出貢獻，邊緣化工作，佢哋掛咗我離開最後一個替補位嘅所有人。我嘅身體係無法形容嘅污糟。佢哋一年洗我一次，係村入面最重要嘅費拉哥斯托派對嘅機會。有次我諗緊媽咪嘅時候，我大約七歲，我就落入燒考爐嘅滾動灰。我燒咗右手，姨姨冇帶我去醫生，但係日日佢用草藥藥我。我有兩個泡泡類以兩個鴨蛋，我從呀惡得益佢從來都冇動過。我好似係老鼠交左咁。

我一兩個月後有奇蹟愈合，我仍然保留我嘅痕跡。學校時期，一個星期日我係陽台上，有個女仔落咗去問我唔想同佢去文森西納小姐嘅教義教訓。我唔知係咩，因為姨姨只係最重要嘅假期嘅機會上，令我彌撒，我唔明咩係去教堂。係我地屋企前面有個祭司，

Buemi

神父住過，但我遇到佢好少次，唔願意望住佢。姨姨重複我上悶 - 如果嗰個神父同佢講佢會 cut 佢嘅語言 -

。不過我問司佢得到許可去學教士課。我即刻發現自己係嗰個環境入面舒服。年輕女士畀咗張小冊子同報紙我，佢話：「我地喺呢度傾吓計，你哋有咩問題啦！」

我聽到耶穌有一日，感覺到無限嘅歡樂。我屋企講咗，佢哋答我仲係太細。

我答，講大話，團體所有團體都會成功。現實中，佢哋已經創造咗，不過，

我同Miss 都同意，我哋就同聖尼古拉嘅神父結算日期：多米尼科普斯嘅日子。

白色裙嘅問題出現，但有人通知姨姨，修女租咗。期待已久嘅日子嚟到：朝早佢陪我去教堂

Diguna

。佢以為有其他女仔，因為佢從來都有主動聯絡過教義嘅女士。我發覺自己係孤獨，佢堅持我 - 巴吉，粗魯 - 。 A messa quella mattina c'era anche la mia maestra con altre persone. 有嘅女人會喺度冷靜佢。祭司到咗，手上拎住我，就帶我去聖事，為表白而努力。佢同我講我之前未聽過嘅靚字。我曾經好似係天堂飛，我喺我之間講 - 唔係真嘅，祭司剪咗語言，的確佢哋識得理解小朋友嘅苦難 - 。如果我可以，我會擁抱佢，歡樂地錫佢。

佢令我對潘斯打五隻 Ave Maria, 我就返去呢個地方。即刻我姨姨問我同祭司講咩要留係度咁多，而我： - 年輕女士教我，表白係秘密 - 。 - 係呀，但係第一次要同我講 - 阿皮亞堅持。有嘢做有群眾、共同體同出口佢哋迫我錫叔叔嘅手同話： - Vossia 祝福我 -

。我由老豆開始，始終係同一句，之後我就走晒所有親戚。加塔納姨姨畀咗個小冊子我，佢話「我哋喺呢度啦！我哋喺呢度啦！我好肚餓，但係冇人 offer 我食。通常，儀式完咗之後，去酒吧同餅乾一齊去酒吧，係風俗，但係佢哋係由儲蓄狂熱：中午我哋食咗一碟意粉，下午我哋就去攝影師因為個親戚建議送一張相片給媽咪。



我已經完成左第二堂，升咗好低票。當年我哋成個夏天都要係鄉下。我反對： -
至少星期日我要去彌散，搵個孤獨嘅老豆 -

。佢係一個好人，病左哮喘。個女忽略咗佢，有少少為疏忽，有少少因為佢哋受
老公條件化，總係辦鄰居、親戚同父親- 法律。

我羅咗亞麻洗，我就帶咗去隱藏嘅姨姨被 **Micherillo**
如果唔係佢地麻煩。佢連爸爸都唔感受到愛：有一日佢半個 -
妹妹黎到卡斯特蘭雅，警告佢死左。 「如果你唔走，你就帶你去考奇治癒 （
踢屁股）同佢講。」

當派對係村入面，音樂樂隊嘅組成部分就畀咗「硬件」，
一個敢叫佢特別一致嘅雪糕。 **Michele**
叔叔，佢從來都唔明，如果佢唔鍾意，或者因為推倒一個唔尋常嘅慷慨手勢，見到我過嚟佢
叫我
「康塞蒂娜，嚟攞雪糕」。而噉我就趁機去品嚐，喺嗰啲難得嘅場合，有啲好嘢
。

前一段時間前係森蒂若博士巴塞若醫生提醒我一個細節，係我記憶中失去嘅。當音樂樂隊喺
鎮上街頭玩小朋友，試圖加入遊行。但係為咗證明佢哋嘅存在係必要嘅，就
要「知道」一個成份。為咗證明，你拎住隻手係佢外套袋入面。我以呢種方

式跟住我叔叔既 Michele，而一個小學同孤兒既父親嘅兒子 Gianni Cosentino，就抱住佢隻手係佢頭嘅領袖。

喺諾瓦拉戰爭嘅中間，有啲炸彈開始跌落嚟。大家都逃走，有啲熟人同我哋一齊躡住係卡斯特蘭雅亞。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派對，因為我可以係公司入面。佢間中都感受到碎片嘅哨。奧蘭多酥皮店老闆嘅兒子嘅悲劇消息亦到咗

。多莫多索拉嘅母親，係第四次懷孕狀態，同羅莎同安東尼埃塔一齊獨自一個人。我爸爸曾經被叫返西西里去做目標。出發幾個月後，佢知道佢媽咪已經生左個叫

Emma

嘅小女孩，亦有機會因為預期豁免同四個小朋友而返屋企。

可惜，佢到達多莫多索拉發現一個苦澀嘅驚喜：Emma 已經停止咗 12 日後生活。兩日後佢要返前線，佢話「我哋有咩問題，我哋都係喺度啦！」。幾個月後-- 係 9 月 8 日後嘅唔確定同唔穩定嘅時期 --

佢成功逃避兵役，返左去諾瓦拉等戰爭最後到達媽媽。佢開咗間小鞋店。每日都去見佢，我都係聒念，點解要睇佢呢？我有我有爸爸同個已婚女人馴覺嘅直覺，但係同軍人老公一齊，就巧妙。有一日我係白毛拉米攀登爬入票房，我覺得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佢旁邊嘅店舖嘅人同爸爸傾偈。我衝左指數，媒介旨在令爸爸搵到翻譯媽媽嘅媽媽。鄰居成功帶我，而爸爸笑住同我講「令你嘅生意」。係 '44 一個啡色小朋友出世，好似佢咁卷曲...

係巴比亞維奇亞，父親老豆因為胃癌而病左。我得到姨姨嘅許可，去見佢。我成日由卡斯特蘭雅落車，我沿住河沿河行左去。我記得佢係床上，和平。婆婆仲忙

住舖頭，對佢黎講可以有乜時間。佢將橄欖枝喺手度狩獵蝗蟲，但係佢差啲，唔再有力量，我就守獵佢地。 1944 年 11 月 2 日，享年 66 歲，飛往天堂。爸爸仲係西西里。叔叔亦都參與過葬禮。

間吾中我收到嘅媽媽嘅信。喺 '45 年爸爸返咗去多莫多索拉，我哥哥吉塞普係 '46 年出世。

第四章 - 油 蜘蛛網呀眼



戰爭激烈到全世界，溝通困難，我哋已經唔再接受母親嘅母親。好彩爸爸已經被叫返西西里係伯薩尼利亞身體，當佢有幾日自由嘅時候，佢就嚟見我。由於戰爭，鄉下有好多人。流移民嘅人通常都係停咗十五日，但係之後嚟村入面就有轟炸嘅危險，但哋偏好全年留嚟鄉下。

我哋吾中都係司個啲人避難。有個家庭，有四個小朋友，啲缺少食物嘅時候，總係心散好。我見到貪婪嘅叔叔，但哋擁有好多乾無花果，佢哋冇畀任何人：

我冷咗好撫摸，偷偷地我帶咗佢哋。少少 fava

豆畀我食早餐我為佢哋救咗佢哋。連硬麵包：一片我姨姨係返學前放我袋我同啲啲小朋友分咗，回報佢哋畀咗幾張床單我寫，佢哋令我係搖擺上面玩，其中一個就整咗個toys, 椅子同床，為我哋細妹嘅公仔，而妹妹就整我哋貼公仔。

有時發生咗，我落去河，周圍嘅女人去用灰洗衫，我留低咗，好想知道火燒，要用兩塊大石頭升起嘅容器加熱水。我從來都冇見過呢嘅行動做姨姨。佢幾乎從來都冇洗過或者去過河，當時有人唔show off 佢油脂可好污糟嘅衫。

其他時候我觀察過兩三日嘅女人，係屋企傳播亞麻畫布。佢地濕咗，令佢乾咗係燒魚嘅太陽繼續，直到佢變得白色。姨姨成日都叫我返屋企但我扮唔聽。戰爭中，女兒

法律亦曾經司個女仔由都灣返 佢被捱待到好似女王嘅。當時佢地留係村，為咗個機會姨姨拎出香水皂、亞麻巾、乾碟、枱布同餐巾，令人有好印象。反而我畀人當係仆街，送我去佣金，從噴泉擺水，因為送客人係無罪。

聖誕節黎到，根據北方嘅習俗，凌晨嘅新娘就有一支好正嘅禮物，由寶寶耶穌向寶寶：一個好嘅煲司公仔碟嘅服務。我為佢好歡喜，但同時我因為個啲嘢從來都有發生過 憤怒地爆左。我愈嚟愈弱，我都係喺度傾偈。有葡萄但餃子食：你要齊佢做酒。只有鄰居偷左嘅人先可以食到。榛子係聚集咗佢係要賣佢哋。我食左啲偷偷地鍾意森林嘅松鼠。叔叔只係喺聖誕節同復活節買奶，準備餅乾 而我就用茶匙係煲嘅時候抽咗佢。姨姨好少將蛋準備喺牛眼上面。我成日希望佢會炸佢 - 我地放佢走嘅當我哋有少少同卵巢卵子（佢係 Messina 嘅年輕人轉去鄉下收集蛋令佢地過嚟新鮮） 我地賣佢哋同擺錢 - 。佢收集左兩個月，然後賣咗。

買左蛋嘅 Messina
，應該搵到隻雞係手上，但係佢哋冇搵到，所以冇搵到。無花果要狩獵，只有有人可以食 其他人就畀佢地乾晒去賣佢哋，或者留係冬天。晚上 10
月係做靚栗子。有啲人剝咗叔叔留低咗佢哋留係房枱（

唔係碟上面而係掣搽咗由光線滴嘅油)

同埋朝早，當佢起身四歲開始返工嘅時候，佢就醒左我起身離開栗子同我講：

「食早餐」。我聽話，食咗佢哋餓，但佢哋知道油，難免令我肚痛。叔叔周圍吹噓：
我好鍾意我個孫女，我竟然系中深夜準備栗子

。現實中我叔叔系佢眼中有仇恨。間唔中佢地都係黃色，去憤怒時火紅：就算細，嗰啲眼睛都侵入佢個臉。佢哋細又深，好似窄洞噉，我憎呢個洞。同時，痢疾與蟲孳。姨姨爾爾都會畀一茶匙油我，姨姨係咪好彩呢？噉樣就可以遠離

蟲，咕嚕咕嚕噉說服自己 ... 之後佢就用「 IOtritu 」開始 - 馬扎伊一個 vermu
格魯克斯嘅 quennu pagana, ùa u u u mazzu, 都係 sugnu 所有基督徒。哦路里德 ·
塞努，或者星期二嘅塞努，奧梅庫里德 · 塞努，奧吉維德 · 塞努，或者維納德 ·

· 岑圖，馬特亞·杜·朱努復活節u 維矣穆·斯特拉杜杜卡斯卡·-

(
我係異教時殺死咗一個肥胖嘅蟲，而家我殺咗佢，我係一個基督徒，聖星期三，喺聖星期四，聖星期五，聖周六，復活節早上，凌晨早晨墮落係聖星期三，係地上)。

我畀我點樣可以生存下去。

呢度我哋開個括號。

過左好多年個肚痛令我好抓住我。我去咗用機器咁大嘅光線去整光線。佢哋畀咗白色寶寶食物我，明白有冇潰瘍。可惜冇嘢係見到嘅。放射科醫生話佢係胃炎，畀啲緩和我去緩解痛苦。我去到消化唔到一湯匙水嘅地步。我大約係五十年。阿曼多 · 迪 · 皮森扎嘅朋友帕洛提出帶我去專科醫生。佢亦都係由

而且，喺嗰間屋入面，迷信亦都係統治嘅。叔叔對佢送落去嘅酒總係頭痛，但根據佢講嘅原因係某人邪惡嘅眼神。老婆要行埋去：佢羅咗一碟用水、倒鹽同一滴由，然後佢開始用 **Pricitntu** 頭痛 - 奧格魯 · 比里德圖圖，奧格魯 · 聖蒂西姆，特拉斯塔屋司奧格魯斯卡奇斯 · 馬科奇比里達托 · 福托蒂 · 福托蒂和斯卡奇 · 斯德 · 馬穆奇卡 ... (祝福由 聖由莫斯特進入呢間屋同搵呢個邪惡嘅眼睛，福油令到勁同趕走呢個魔鬼 ...)。

呢種祝福嘅油漬，擴大，除去，根據佢地嘅信念，邪惡嘅眼睛。嗰水之後唔久就散上房四個角落，頭就轉畀佢。

為左治療油傷，蜘蛛網係關聯嘅，同埋一塊肉整湯。嗰個恐怖嘅混合物，對佢地嚟講，係無錯嘅！朝早佢哋畀咗杯水我，同 **Magnesia** 畀我，佢話「我地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搵啲水啦！」。過左一陣所有震驚我要出去凍，先可以釋放自己。當我復原時我送我一個玩魔去嘅女人：用一條絲，佢由頭到腳都測量我，同樣嘅橫向臂。有一件嘢失蹤，佢係嗰年行完佢死。

就算係佢哋嘅方式上，叔叔對神，喺聖人身上，喺馬當娜都有信心。每年 9 月 8 日，佢哋都行咗去 **Tindari**，係專為距離全國大約四公里嘅黑人馬達納而設嘅聖地。已經係五歲開始我要做嗰種懲罰。

係前一日朝聖到蒂德里聖地嘅朝聖機會，姨姨就整咗塊布嘅標籤（拖鞋）。叔叔俾時去打獵，帶返屋企一兩個野生兔子煮飯。為咗令人印象好，姨姨亦都準備咗塞咗嘅茄子。佢用一件作品鏡像自己，用一塊清潔佢塊面。然後呢首歌「Zaz à 係邊 我嘅美」係迷人嘅，我習慣咗叫佢「Zizì」。

我地係晚上大約十一歲開始為 Tindari
開始 去到黎明。累咗同疲倦嘅我脆弱我問咗好多次少少淡水，但係佢哋冇好似
所有其他疲勞嘅人嘅買攤位：佢地尾唯一一個位於教堂嘅噴泉，由佢冇貢獻
嘅熱水安慰 arsurà

。根據傳統 鹹豆 豆司罐線買咗，之後就去到彌撒，向馬迪扎薩祈禱，係出口我
哋遇到同鄉同我嘅父親親戚。中午我哋就去咗周圍食嘅橄欖樹下食。太可惜
我咁累，嗰日其實總有開胃食物嘅朋友面前留下好印象。午餐涉及焗爐焗嘅
野生兔，叔叔難免係去獵 茄子同塞辣椒 葡萄同自家製葡萄乾之前，難免係
一兩個晚上。要返屋企朋友擺一個手段：車或者馬畫車。我睇緊，已經辭去
行返。只有如果有叔叔我先可以上馬，如果唔係就係痛苦。

第五章 - 貓頭鷹



同樣系關於宗教嘅主題，係我叔叔登記嘅一個團體入面，佢哋有義務嘅聖吉奧吉奧教堂嘅棕櫚星期日表白同溝通。儀式係朝早
5
點舉行，祭司首先表白所有男人嘅一個教堂，然後佢開始向女性嘅告白方向。

當佢摸到姨姨，佢着住件大黑色披肩，佢着左衣櫃附近嘅衣服，盡量遮住自己：似乎
佢應該故洋甘菊吸入。佢表白咗，然後：「而家係你自己決定 --
但司我講。就算我想係年內做表白我做唔到。姨姨散回我 -
你唔使笑主，一年夠一次，如果唔係你唔值得羅主人，因為你亦可以用眼睛罪 -。

朝
9
個聖爾散 聖餐及立即係屋企。一如既往，叔叔因為徒勞無功原因正抖抖地，神經
經亥軟黎到佢身邊。無法形容嘅場面發生：如果嗰日人因為某啲原因而要需
要，就吐到，如果唔係主就係口中拋出嚟。如果發生唔好彩，佢就擺咗個
水壺蓋，吐左入去，仲用水同糖反映咗液體。對於聖周嚟講，我哋就算係夜
晚都留嚟村入面出席僧侶舉行嘅晚上講道。星期四鳩準備，一種餅乾膏，形
狀各種形狀，用水同啄煲，有毒色素嘅成份，用煲硬煮嘅蛋。朝早朝早，迪

吉尼去左所有裝飾麥芽嘅裝飾教堂，然後三葉嘅紳士葉（藥草有好幾款嘅香水），都吞咗），保證全年都好好。

白天佢要返工，避免傷害釘十字架嘅耶穌，如果佢惹針刺，如果佢見到自己有傷害身體嘅風險，等等。當日我組合理一齊，我連桶都冇擺，如果唔係耶穌喊。星期六十一歲，就係和平彌撒。所有小朋友都帶左鳩嚟接受祭司嘅祝福，然後食佢。我從來都冇擺過呢個滿足感，因為我要留鳩，用兩隻蛋去復活節後星期二組織嘅學校旅行。我只好向老師提提。復活節日佢地買咗一架真意粉嘅飛機畀我，最細嘅係唔會花太多。叔叔係咁多，用火喺火上形成嘅鑊嘅煙灰照亮鞋。如果姨姨知道有份工完咗，佢哋畀咗錢，佢就建議我：- 問叔叔細米帶咗錢 -。

佢哋差唔多要好似兩個奴隸敢愛佢，直到佢搬左去，仲畀咗十個 lire 佢，我有 5 個。我錢用咗，因為佢哋係為咗豬仔銀行而用。有次我同姨姨講我想玩埋批，我都係敢諗，點解我要玩呢？佢同意，因為佢希望贏。我係一個謊言。現實中，我亦覺得司司咁咁比，打扮有障礙：佢哋有裙，但係佢哋唔鍾意姨姨，我被白帶成牛衫。個個都着咗白色棉膝襪，啡色或者藍色，我要滿足於佢哋所製造嘅。咗佢哋過膝頭支撐住一個彈性，但最大嘅麻煩係，冇腳，佢哋就到腳踝。我擺咗對短襪係上面，冇方面。我已經夠邊

室之前都會着過一兩隻。當日間靜靜頭關門。我唔可以用錢返屋企，因為姨姨會搵到佢哋。我諗住躲喺駱駝軌道嘅石頭下面。夜晚落雨，係紙上佢哋完全分解，正如我第二朝去恢復佢哋嘅時候先發覺。

佢哋用咗十五日，姨姨問我我係咪贏過。連我真誠都有，我答係。嗰錢從來

都有嚟過。聖星期五，係為紀念馬當娜

阿多羅拉塔嘅遊行期間，見面老師問佢嘅解釋。我係恥笑死咗。當然佢都唔知所有嘢，所以我喺嚴重嘅眼神下，從姨姨身上擺咗兩拍。係學校我一直都好願意，但係成績差。冇人明白我，我總係多謝建議，所以媽精靜地，佢地成日都令我讀書。我對貓只係好好，直到有一日醉酒叔叔由鎮返嚟用 tripe, 動物就羅咗一塊餵。擺一架軍人留低嘅火槍，喺開放嘅鄉下殺死佢。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後悔。

打碎時我去抓住鄰居時代留低嘅麥同大麥粒粒，我就將佢地放入袋，帶佢哋去 Tinder 太太河嘅磨坊。之後我就帶咗粉去 Novara 畀媽媽表哥，佢為左一份工，做個寡婦，同兩個年幼嘅小朋友，朝早去森林整木，然後開焗爐，為個啲準備麵包邊個帶佢粉擺啲錢同少少麵包畀小朋友。

月個無花果熟咗之後我爬上植物，重現好味嘅水果，就係將佢哋沉積喺棍棒上面，掛住個鉤系枝條上面。無花果系切咗，然後留係罐頭上面乾晒。過咗幾日佢哋就乾咗。冬天懲罰係大籃入面。喺啲靚嘅時期，鄰居鄰居瑪利亞太太，準備乾燥嘅無花果。我成日去搵佢好多小朋友嘅母親。其中一個，卡梅洛，係癲癲嘅。間中都唔再搵到。擔心嘅媽咪要搵佢，我差唔多好享受我陪佢。

我參加五年級時，老師已經要求警告父母，佢地會帶我哋去戲院睇電影《小阿爾卑斯》。叔叔「你見到啲啲垃圾唔會走」。祭司嘅侄子前面聽過：「你要送佢，我連佢都有見到」。然後佢哋搬咗，我就可以去。

有個包裝已經由媽媽手上拎住糖果到咗。我曾經帶咗佢哋返學。當時係饑荒時期，糖果亦稀少。我老師叔叔係第五時教第四。佢問個糖果，搵個比我窮嘅女仔，我肉左，我就留低晒佢哋。

1945 年我爸爸返咗去多莫多索拉。我 1946 年 4 月又見到佢，同佢一齊係我阿媽等緊個仔。

同父母一齊過大約十個開心嘅日子。我成日去搵老豆老母同叔叔，所以我隨意食，飲咗好多賣佢哋嘅婆婆嘅眼神。最後我阿媽想帶我帶我同佢一齊係意大利上文，但叔叔永遠都係假司自私，佢就佢離開我同佢一齊。我參加咗五年級，總係有難度，鑑於我嘅脆弱。細佬出世嘅消息係呢幾日嚟嘅。全部都開心，但對住佢同時我喊到歡樂同痛苦。可能因為咁，老師明明未開口去考試，但係老師都升我。當年呢個國家設立咗一段體育館，幾乎所有同伴都準備好入學考試先可以入到去。對我黎講，有可能性：叔叔被佢，只有貓頭鷹就讀個類型嘅學校。其實，體育館結束後，之後就要去梅西納搵個召喚。我父母都要唸住寄錢買書，但地唔會開任何費用。我不斷喊，因為我想繼續讀書。之後佢地就 offer 咗我有機會報讀專業兩年期間，一個好差嘅中學種類持續兩年。最窮去到個度，無論如何我都接受。行來回行，早上下午我參加課程。學校係昆脊嘅：最曹嘅男性抬起手，對住教數學嘅導演，亦都向意大利同法國教授講清楚。對於女仔黎講，對男性嘅家務同農業概念都受到影響。現實中，冇嘢係學到嘅。我嘅利潤係好怕羞，亦都好有口渴學習。

學年結束前，老師已經為我哋準備慈善劇場，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幫到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幫到我哋。我只好做外表，打扮成 *sugnizzo*。有叔叔既 *coppola*，短短褲都係缺少。當我同佢姨姨講既時候，佢就喊「你覆蓋住卡齊」。我有失去頭腦，我去咗巴比埃利扎嘅老婆，借咗去問佢個仔嘅鞋。所以朗誦晚上我打扮成 *sgugnizo*，係好多掌聲同叔叔絕望之間，對於呢個機會係觀眾中存在。

可惜連個兩年過去，我永遠完成學校，覺得自己同以前一樣咁無知，亦比以前更加無知。

章節 - 沃西亞原京我

(星星嘅光)



我十二歲時係

8

月我媽咪同爸爸同細佬嚟見我第一次見到。見到佢個細面令我開心，我記得個日好似我人生中最靚嘅一面嘅。我父母決心帶我帶我去學校，但係第十五時間嘅姨姨將佢地轉移畀呢個想法：佢會送我去做一個縫紉師，有好嘅學業嘅前景。就系咁，就發生咗，反對我嘅遺囑。我父母走咗，我好似白痴嘅留喺西西里。自此我唔再和平，我總係偷偷地喊。叔叔話，我嘅當然唔會好似佢地嘅愛我，佢好似個女嘅養左我 (一個女兒當然會過我同樣嘅痛苦)

。有一日姨姨係由全國最好嘅縫紉師，我媽咪亦學到嘅，問我請我，我媽咪話：

「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我地嘅呢度。」縫紉師答佢已經有八個女仔，增加唔到數字。姨姨帶左蛋去說服佢，然後同佢講：

我一個月後評論 其中一個徒弟可能竊歸社林，一個地方畀你嘅仔子仍然免費

--

。守時，一個月後姨姨送我去實驗室。呢位年輕女士，身高唔超過一米半，歡迎我： -
好啦，我會帶你去，因為你好痛苦，我想像你偏好嚟我度，而唔係同你姨姨
一齊係鄉下- 。但睇諗都冇錯。第二日係八個我介紹自己。 「實驗室開始開啦。」佢講 --
噉你就會將地板 -- 拉瓦斯 --
。故事開始講到我。我開始清潔，因為我有能力。我係身材細，我十二歲，但我展現咗八個
。

我唔識點樣先地板：喺鄉下佢係石頭，係村入面，有磚嘅地方，姨姨從來都有洗
過，為左唔消耗佢咁。我盡量盡力，但係縫紉師就畀驢我，因為我洗得好唔
好。九時佢地到達工人，開始對新事業（小朋友）
有興趣。佢地全部都係用憐憫嘅空氣睇住我。我感受到佢地嘅演講，我從雲中
跌宕黎，唔知生命嘅必要事。間唔中佢地都畀咗幾份工我做縫紉師，我唔樂
意做嘅事，總係因為讀唔到嘢而好苦澀。當日有正面嘅一面：中午，唔使返
我屋企靜靜地食嘅鄉下，我放咗個餐巾係枱面，我有杯，水樽同一道菜。總
之，要食一塊硬麵包同芝士我試過品嚐到好似所有普通人噉 set
枱。午餐後我去咗一個比我大九歲嘅鄰居，係縫紉師。佢幫手喺我嘅天真面
前睜開眼。媽媽同佢一齊住，一個有一隻大象腳同另一個弱勢嘅妹妹。
有時佢地邀請我攞碟湯，我都係噉諗，點解我要攞碟湯呢？縫紉師叫我幫佢將
十字縫 咗個
灰燼既灰燼，然後沿住樓梯播種。佢地話： 「夏娃邊個召睇？塞皮利亞伊 u Morbo
?最後佢地都明白我，原諒我。

有時我由安東尼孤兒院嘅修女上去同孤兒玩，我覺得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我羨慕左少少，因為佢哋係有序過佢哋嘅日子。佢哋同枱面永遠都係好之後玩，最後係成立嘅時代，佢哋奉獻自己去奉獻神祈禱。我諗：好彩，佢哋唔再有父母，但係佢哋仍然同修女生活得好好，而我有父母但我被迫同呢啲熊叔叔一齊生活。如果有佢哋知道，避開隨後嘅悶審問，間中我去搵個住村嘅父親姨姨。我叫佢哋的錢寄信畀 Gentori, 懇求帶我帶我去。

每年 11 月佢哋帶我去《聖奧哥博覽會》，呢個博覽會係鋼琴維尼加。喺呢個地點，父親祖父母就設立咗一個帳篷，佢哋準備肉類同燒香腸，同一杯好酒一齊賣。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機會同父親親戚一齊，享受好肉，飲一個彩色嘅天瑤，睇下攤位有賣 brazier、燈籠、雞煲、第四同bumballi。

第二日我哋仲去緊 Badia Vecchia, 為聖體嘅盛宴，一個彌撒，一個小行列，之後仲係老豆老母店鋪，佢哋提供香腸、麵包同天瑤，呢個由一個瓶子閉上同一個喺內部嘅球。

聖誕前有一次我哋去咗梅西納 3 日，我哋都係噉諗，點解要去呢？我哋馴咗係親戚度。佢對我有少少唔愉快：佢同叔叔講，偷咗市面上嘅農民蛋。我已經學識咗去唔被盜嘅教義。晚上同個女一齊去咗去一個紳士，佢起咗雕像。叔叔要大方咁大方噉畀啲錢我買佢哋。係卡斯特蘭吉亞嘅膏藥枱上面，我可以建立一個誕生嘅場景。有筍枝同

啲棉花弓我形成小屋。晚上我享受咗兩個用核桃殼創造嘅燈，浸咗油，仲有一塊係兒童耶穌旁邊嘅弦。連 Michele 叔叔都欣賞呢個想法，想獎勵我：「Ntoia, 佢推左兩個印度無花果」，姨婆就帶佢哋係佢哋被保存嘅床下面。

當我一個人停左去諾瓦拉馴覺，喺聖誕節嘅時期我同鄰居安東尼埃塔去咗安努齊亞教會朝早 5 點係朝早 5

點舉行嘅功能。係教堂底部，聖事人提供咗有薪椅子。我哋帶咗佢哋喺屋企返到嚟我哋去咗工程師嘅洗衣員卡羅萊納，喺下面嘅一早已經喺朝早嘅工作上。當時佢已經去咗聖弗朗西斯科噴泉抽水，大第四，要填補木缸。佢話：

「卡ù si,

等係度，我會睇下尋晚啲先生係咪進步咗啲餅乾，噉就要食早餐」。佢幾乎從來冇返過空手。我邀請左安東尼埃塔爬，開咗隻 brazier

。當卡羅萊納當搵到有嘢食嘅時候，我就去咗廚房攞一塊硬麵包同一杯水由「bumbalello 」。直到 8

點我哋停左去做蜂蜜中心，之後我哋講再見：我去咗實驗室，安東尼埃塔係佢屋企幫媽媽係唯一同 8 兄弟嘅女兒。

單係諾瓦拉我感覺到一個鎮。我去搵老豆土利時我清潔咗杯，佢就畀咗我「去 Sna」 (尖端)

。我去買指甲油。我亦都係買咗溶劑，係感覺到自己會遇到叔叔嘅時候，就拆咗佢。我用糊膠弄咗面粉唉：有一日我留低佢係佢面前，用我嘅麻煩、拍拍同侮

辱 「你喺邊度搵到嗰個垃圾嘅錢 ? 」。而我 「你唔見係粉 ?

」。同時，街坊已經搬到另一個街坊。有一日佢哋邀請我去馬戲團。 「我有錢

」我話。佢地借咗畀佢哋下午水手實驗室享受節目：猴子上陷阱、小朋友上馬、大象、小丑、從未見過嘅事。可惜我要擺 8 格。

幾日後，我去咗卡斯特蘭雅嘅時候，喺聖薩爾瓦托爾我遇到一個學校伴侶嘅母親，有個袋入面充滿住農民買嘅蔬菜。佢問我可唔可以返村（對於嗰段時間嘅心態，佢試過恥笑同個袋去廣場！）
。我同意，諗住用小費籌啲錢。可惜佢屋企搏命，佢用四個美國花生獎勵我。我吾會失去我嘅頭腦。我賣咗個中心，係賣中心畀一個幻想女士。我砌咗紙箱，腳同手臂係繩上面移動。有啲小朋友買咗幾美分另一個想法：可憐嘅小朋友嘅太陽眼鏡。我當時係搵酒吧前面嘅透明五顏六色糖果嘅糖果。用糖紙我剪咗個架，我可以回收其他美分。兩個月後我成功退返 8 格。

老豆明明年紀高，哮喘可佢 5
歲起帶嚟嘅疝痛，佢試過分散自己嘅鄉下，因為佢個女幾乎從來都有去過探佢。
夏天兩個月就有問題，當個女 -
法西納嘅法律到達：佢先左亞麻，清醒屋企，喺年內所有累積嘅東西清理。

當我地見到佢時佢同我講： -
你姨姨係可恥嘅，你唔可以令一個可憐嘅老人家喺 sudume 中受苦 -
。晚上我去報，但姨姨批評妹妹 - in-law: - 係一個鎮，可以自己諗佢想要嘅咩 -
。而我答：
「佢講得啱，我見到佢做嘅清潔：佢竟然用酸洗咗尿道，返咗閃閃發光」。呢個時候，佢放棄咗我一拍，因為呢啲嘢唔使講嘢，我係一個惡劣。

有一日老豆畀錢我，我買咗一本實驗室嘅女仔講嘅歌書。有一段時間我成功隱藏左，但係有一晚我有時間，叔叔叔叔開始誹謗：

就算係呢啲壞豬，而家你都變成一個霸氣

。用個啲說話我係做之前搶咗佢塊面。面對我叛亂佢唔再見到我哋，佢拉低褲帶，開始暴力毆打我。我大約十三歲，係佢唯一一次同老婆講

我知道有個女士為上意大利開始，陪你侄子去國家，同佢送畀佢父母

。嗰一刻我覺得開心，我亦都忘記咗我擺咗嘅桶嘅痛苦，之後我就去坐係讚美草地上面。黑暗開始落去，我諗，而夜晚嘅陰影就滲透咗樹枝嘅枝條，仲

有一個輕微嘅冷風，可以追溯到河。

我靠係核桃上面，望住雲就瞓住咗。我發夢好多，一群繽紛嘅夢想。輕微風撫摸我個臉。我睜開眼，奇怪地愛嗰個我一直都好憎嘅地方，我第一次意識到

，只係由星星嘅光照亮，令我驚訝。我畀自己去到呢個棄置狀態，我又發夢

。幸福可以神秘夜體豐，係我嘅小存在中進入滴水。我唔係一個甜蜜嘅小朋友。

我雙腳都皺咗，因為佢哋行過溪流嘅鋒利鹽石，但係我所有嘅身體，甚至

係靈魂，依家都用黎憎恨佢可能似乎甜同嫩滑嘅一切。但我承認嗰晚嗰次

短暫嘅睡眠係精彩嘅，我從來都有再搵到。可能係因為咁，我仲記得啦。突

然間，一隻手放自己係我肩膀上面，安東尼亞姨姨到咗，以自己嘅方式，突然間拍我

「我地返屋企，我哋去到嗰度，你會錫佢隻手畀佢叔叔，你同佢講 - Vossia 原諒我。」 - "。就係咁。

當晚我返晒震，夜晚我瞓唔著，過咗成個鐘，係一個痙攣嘅等待。如果我唔覺意自己滑入我訓覺，突然間轉會到一個叫人或者為一個意識交界，呢個要求我令人驚荒同痛苦，亦都有畀樹我。我剩低嘅時間都係開眼界，審查夜晚黑暗畫係牆上嘅怪物，而且，冇力量去做任何嘢，我就喊同喊。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悲傷嘅喊聲，係我感知唔到嘅係另一件事。第二日我有去實驗室，因為我嘅身體好似地理紙噉，咁多嘢都滿滿痕跡。我只係一星期後先返嚟，當時招牌開始變色。

塞蒂莫章- 埃米利亞



星期日下午我同朋友去孤兒院：有個修女用啲相關笑話講明福音。好開心噉用個個鐘嘍歡樂中度過。有一日佢同我哋講，梅西納主教會嘍 10 月到遠，為確認。

- 抬起你隻手，佢想要呢個聖事，所以我就同大師薩爾瓦托（Martistor）佢。 - 我唔怕羞故乜我舉起手。幾日後我同 Ziz i

講，我都係敢諗，點解要咁做？佢好尷尬：你要搵教母。郵差嘅女兒，年輕老師，里娜小姐。我地點問佢？第二日我哋去佢屋企，佢都同意。1948 年 10 月 9 日下午我同朋友去知律教堂去表白，我話「我哋嘍呢度傾吓計啦！」我哋傾吓計，傾吓計，傾吓計。第二日我朝早去咗教母屋企，令我有一隻手鍊織咗嘅 filigree，有心。我開始歡喜。 11

歲我哋去咗教堂，我哋有咩辦法，我哋有咩辦法。主教到場，開始慶祝聖彌撒。係間隔入面我哋係中央正捱對齊自己，一個一個佢確認我哋。彌撒後，叔叔連教母咖啡都有提供。佢哋只係叫佢簡直係「普通」噉招呼。

我記得，細個時我哋由卡斯特蘭西亞返嚟之前，先到達村，有個教堂專為救主而設。嗅覺停左一陣，大聲講「哦媽媽，哦媽媽 ...

」。我以為係祈禱。當我年紀大咗我明白，反而佢叫佢去世嘅母親，係位於教堂啱啱上面嘅墓地。我從來都有去過墓地，因為 **Zizi** 連聖誕嘅盛宴都有去過。我知道，喺嗰個場合，人哋喺一個叫做「福薩德洛」嘅地點，喺西尼戈里諾小姐買咗花，差唔多喺行列入面，佢哋就去裝飾佢哋愛嘅人嘅墓。一旦我向 **Zizi** 提出「點解我哋唔去探你媽咪墓？」。

佢答，佢會唔好意思。- 如果你唔想帶佢哋連花，就召喚「媽媽 - 媽媽」係無用嘅。 - 到呢啲字差唔多移動。我哋去咗福薩德洛買啲菊花。聖人當日我去叫老豆土利，令我哋陪住「母親」嘅墓，對我嚟講係一個粉紅色嘅婆婆。嗰個墓最近要重建佢，因為戰時唯一嘅炸彈落到墓地已經摧毀咗。

就算我好自豪贏咗另一場戰鬥，我嘅思想日夜都係送畀父母。我係實驗室時試過分散自己注意力。我開始食味道先縫：我準備咗帶子嘅奧液，我吹喺炭鐵上面。當鐵熱時，大女仔伸出嘅件，包埋衫。為咗保持佢緊張，就係用嚟放係兩個 **fettuckie** 之間嘅皮布尼縫嘅邊緣。我去咗買我啲賣步槍材料嘅教父，我就買咗佢哋。佢哋係我要同鑊扁平坦嘅點。有時我亦都扁平手指 ... 同時，奧蘭多太太為年紀大嘅女仔保持付費嘅剪裁課程。我坐得好遠，但我傾向我耳朵，要從課堂上明白啲嘢。一旦叔叔話我哋會去 **Fantina** 搵「普通人」同「外表」，嗰啲人嚟到諾瓦拉參加重要佣金，就同我哋一齊瞓。一旦康雷問齊齊「你幾歲？」同埋 **zizi**：- 我會可以睇到眼睛，我修女我識 - (我好掛住睇，我唔記得)。

有老豆 Turi
 尖我曾經去過買一塊綠色布料，去測試我嘅能力我包裝裙。范蒂娜出發嘅日子嚟到 (
 行左兩個鐘) 。我地 4 歲起身，我想令 Ziz i
 放我裙，我覺得好奇怪，我覺得好奇怪，我覺得好奇怪。咁近，我好難行。當佢哋見到我
 嘅創作時，佢哋開始講： -
 我地長大後，而家開始變得好偉大嘅貓頭鷹。令我哋羞恥而我亦懲罰：
 「呢種唔願意，如果你想係咁，如果唔係，你亦會畀你 !
 」但係我心入面我諗住「我點樣用咁窄嘅裙行 ...
 」。不過，我哋到達你嘅目的地。總計問我邊度整咁靚嘅裙。 - · 伊拉 - (
 佢做左) 齊齊答。 - 然後我哋要縫啲嘢我哋嚟佢身邊 - 。Civetta 驕傲...
 有時紉我見到嘅令我難過嘅嘢。 Emilia
 係一個聽唔到嘅啞，可能係無家可歸。幾乎每日都係佢由我住嘅路過嚟。如果佢遇
 到人，佢就帶左隻手去佢個口度。有時人哋 offer
 咗一塊麵包畀佢，但係有啲人有瘦就畀芝士皮佢，然後躲喺度睇反應：可憐
 嘅女人坐喺一個門嘅步伐上面，將個頭打喺牆上。有一日去鋪頭擺線我聽到
 盲人安東尼奧嘅強烈聲音。由位於全國頂尖嘅修道院，佢宣布沙丁魚已經到
 達。有幾個 lira 嘅老豆，佢已經進攻左我去咗魚佬買一兩個 horts
 。中午點燃爐同炭，我就煮左沙丁魚，放入一張糖紙入面。當我見到 Emilia
 花，我就畀咗佢。佢好驚訝噉望住佢哋，仲提到一個笑容，多謝我。我見到佢
 坐系平時嘅門檻上面，佢冇撞頭靠牆，但係佢將手指帶到佢個口度。當日我
 冇食：我要清熱爐嘅剩餘嘅炭紗，以免令我嘅倡議明白叔叔。

對於個條路，Angela同佢個仔Nino
經過中午，係一個殘疾人士行，佢行左，但係同手勢講咗句。佢哋去咗用桶去孤兒院
擺個湯。有一日Nino
係自己用桶，兩個男子住係我屋企，逃走。佢拉唔到褲。佢係冇內衣。我怕羞地落去遮住佢。係我
第一次見到裸體男人。嘩到如果叔叔已經知道，就會係醜聞。

係其中一封寄畀我父母嘅信入面，我已經表達過想手錶嘅慾望。知道阿哥斯蒂娜
太太係由多莫多索拉黎，我就去見佢。一見到佢就攞住我，畀咗個由我寄嘅包我
。我打開左，驚訝地我發現一隻啡色羊毛毛，捲髮好似手指咁大，有隻毛毡
帽同一個盒有錶。我係歡樂震動，而女士就安排喺手腕上面。佢畀咗杯水我
返屋企，跑返屋企，佢話「我哋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搵啲水啦！」
」。第二日叔叔黎到諾瓦拉佢哋話如果我着嗰隻毛皮佢哋帶我癲：全國冇人擁有
嘅嘢事。我無論如何都用驕傲嘅講。我拉返袖，指住個鐘畀大家。我成日畀
繩巨，所以短時間內佢分手。去卡斯特蘭雅我識嘅老人家，佢哋好想知道我。
為左唔好令人印象唔好，我睇咗而家無可修復破碎嘅手錶，我話我忘記咗
load it。 - 多謝u stisso - 。佢哋招呼我，繼續呢個旅程。

同我嘅朋友比較我細薄，佢哋全部都係「發達」。係一封信入面，媽媽問 Ziz
ì,
我系咪好似粉紅色嘅妹妹嘅「發達」。但係要講呢啲嘢，就係一個忌諱。佢唔
理我知道生活嘅一切。Rubele一如既往敢同佢講「我唔係「年輕女士」，
因為我係無菌嘅。而佢
你點講？我哋一向都維持緊你有一個晚上我馴喺卡斯特蘭雅，我覺得唔好。
我出汗凍左。諗住係我祈禱嘅最後，喊咗，出嚟黑暗出嚟，整幾滴尿。而佢

她：「如果你再一次起身，就帶你啦！」。可能係馬當娜·德爾·德達里保護我。我回左去稻草床，瞓住左。第二日係諾瓦拉嘅實驗室，阿森塔小姐見到我比平時更加蒼白。當女侍應帶佢哋好似每朝咖啡同奶配烤片噉，佢亦都offer我。

第八章- 燕子嘅飛行



花好多時間係

Novara

我嘅生活對我嚟講改變咗：可能因為我去搵老豆土利，同佢一齊我好開心咁無間嚟傾咗成個下午。佢同我講好多佢生活嘅故事，同埋佢嘅存在曾經係困難嘅。另外，住係諾瓦拉我有機會出席國家發生嘅重要事件。最重要係，偉大嘅宗教職能、遊行、洗禮、確認，但比起其他婚禮儀式，我更加興奮。然後晚上係慶祝婚姻，我幾乎成日都去同朋友去聖尼古拉教堂瀏覽。

有一晚我見到有個新娘出白色裙，陪住爸爸。念珠菌好似雪咁，睇落好似公仔嘅，所以好靚！係卡梅利納同菲利波結婚。我完全識別自己，發夢有開眼界：「邊個知道，有一日佢可以摸我...」。

當年我有奇怪嘅感覺，空氣中有啲新同奇怪，我有演講。我唔安靜，等咗個非凡

嘅事件發生。而其實個活動都有延遲過。中午左右，郵差通常都過左。 6

月有一日我聽到佢巧妙嘅聲音：「田野，有郵件」。我羅咗封信，係來自 ...
多莫多索拉！媽咪寫信畀佢妹妹。

我突然非色，直到佢差唔多撕開，我睇到，有消息話我一直等一世： 9 月 12
日左右我媽咪會嚟西西里帶我帶我去北面！到而家我係一個年輕女士，未來等
緊我，要搵我一個職業。知道我姨姨會有嘅反應，因為佢好謹慎，佢將封信藏係
一個包含一片溝海嘅罐底：如果 zizi 佢讀過佢差嘅我 ... 有時佢叔叔 Merchillo
嘅時候，佢冇村落嘅工作嚟到諾瓦拉嘅店舖。有時佢同 Zizi 一齊嚟，驚慌佢話
「係有時你媽咪唔寫，有啲嘢會發生喺佢身上

」。反而我怕另一封信附送啲暗示，我覺得好傷心，我覺得好傷心，我覺得好傷
心。其實有一日 one

到左，但好彩冇任何暗示去西西里旅行。夏天對我嚟講慢慢滑走，我等唔切
痙攣等到結束。工作幫我唔好諗，仲過咗我同媽咪到來嘅時間。對於 8

月假設嘅盛宴，所有人都想指出自己嘅優雅，而實驗室總有好多嘢要做，比平
時多：好多女士都想show off 新裙。8月13日係專為可以縫製嘅工人而設。

我曾經叫 Zizi 買布同朋友 on par
。佢同意，揀左一張差嘅米色彩色布料，有藍色嘅結。實驗室嘅實驗室剪咗畀我
，委託一個老人家幫我縫佢。派對當日我有新裙畀其他人睇，我都係嘅諗
，點解要咁做？

亦有熟人係來自 Fantina 。其中一個見過我出名嘅窄裙。佢帶左件布，問 Zizi：「你仔子要包我件裙，好正！」。我採取措施我心目中有個模特兒，係阿傳森小姐為一個客戶包裝咗。我叫咗一段時間剪，試下啦。「好啦，布料有少少重，適合秋天，我會 9 月 20 日左右嚟。」

同時，實驗室女仔 Carmelina 邀請所有朋友嚟佢嘅婚禮，喺矩陣教堂慶祝咗一個 9 月晚上。喺 Zizi 嘅許可下，我就去咗儀式。嘉賓當中亦有一位來自多莫多索拉嘅女士，佢宣布即將離開我「康塞蒂娜，你有嘅諾瓦拉計嘅日子，你媽咪好快就會帶你去」。

濃郁嘅茶點之後我就返屋企開心。日子過去同 9 月 8 日嘅汀達里節到咗，當年好長嘅旅程，風入咗菲馬拉，對我嚟講唔係好辛苦同無限，好似第一次嘅，好似我飛咁。返到卡斯特蘭雅我通知咗齊齊，我會停幾日，發明左嘅藉口，實驗室仍然關閉，直到第 12 日，當朝我嘅心跳。我哋收集咗一啲無花果要帶去鄰居，我哋就向諾瓦拉方向行。中途我遠遠見到媽咪，佢召住驟軌道降落。我遇到佢哋，用我嘅我細嘅膊頭入面所有嘅力量攬住佢。 Zizi 開始嗰「點解你突然嚟？」你覺得你帶你走康塞蒂娜？」。「係呀 - 媽媽答 - 我哋離開三日」。「你唔可以，佢一定要為一個幻想女士準備裙。」呢個係另一個留低嘅藉口。佢不斷嗰。我好無情我用手指摸住天空。我唯一嘅後悔已經唔會再去搵老豆土利。

第 14 晚我哋食飯。 Zizi 開左口只係為咗一啲侮辱我媽咪：「用羊勇氣去羅走，你冇心，令我受太多苦，我唔再當你係妹妹」。我第一次見到咪切利洛，眼淚，我覺得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喺佢嘅粗糙之下，最後嘅 sist 好似木木咁明顯係幾滴人性仍然囚禁。反而我已經變得凍成大理石，我根本冇動過。

嗰晚我有閉眼，幾千個諗法係心目中傾偈，我等唔切朝早去。媽媽曾經訂咗的士，係一位綽號「 Cauzi i 狼」（ 狼長褲 ）嘅先生。黎明我哋起身，最後一次摸到 上去紙箱行李箱可招呼叔叔。離開時，姨姨流淚離開，頭髮鬆動，佢切咗自己喺我媽咪腳下，懇求：「而家我會殺死我，你會對你嘅良心有一生嘅死亡 ！ 唔該」，你，你我跪低佢- 佢話- 我只係一個窮女人，一個人，被段老公當係獸，冇人愛我。

佢用亂七八糟嘅頭髮同泥嘅核心面孔，罵整個宇宙，拳打地。我阿媽已經明白，妹妹已經變得危險，亦都失去頭，渴望。不過，佢蠢動，佢唔畀自己好憐憫，佢聽唔到佢嘅妄想，望遠，等佢劇本嘅結局。當姨姨意識到我阿媽堅定時，佢就衝入佢房，否定我哋最後一次嘅告別。突然間我哋走咗，佢返咗去街，當我哋搬走嘅時候我哋見到佢縮咗，直到佢變成一個同石頭混淆嘅小黑色球。可能我同佢都殘忍，因為只有小朋友知道，但我記得，當我離開佢屋企被阿媽手保護嘅時候，當我見到佢即將消失係我嘅視線中，我突然間，我所有嘅怨恨都突然間

消失變成感情，我對佢感到有同理心嘅感覺（ 噉我就知道嗰個 zizi 幾個月係街上喊到好以我死左咁 ）。

的土嘅門係貝扎

伯托拉米開張。由窗口我睇到所有我見到嘅人，直到國家尾。旅程中我睇住全景同國家曼曼舞開我嘅眼神，只要海慢同國家，我哋就留低咗沉默。到而家我已經同諾瓦拉好遠，絕對係！對面嘅想法係我心目中戰鬥，我無法霸佔佢哋，然後當我馬馬警告我到達時，我咕嚕咗一聲。然後我好鍾意嗰個國家激烈地，好耐以嚟，我因為我帶領嘅嗰種悲傷生活而憎恨。係警惕站有個好大嘅混亂，好多人散仔以我哋噉留低畀北方，有佢哋嘅紙箱行李箱同其他袋。

一片薄薄嘅風係由海上嚟，我感受到閃過我唇嘅鹽。我第一次感受到嘅好感覺。我哋等咗架火車半個鐘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新嘅空氣。人哋唱咗呢首歌「教授，話畀佢知係咪蛋或者母雞先出世」。大家都由大陸嘅假期返嚟，希望大家都可以係呢個節目中，睇到我哋嘅努力。到達美西納我見到渡輪船上嘅

gagan

好驚訝。當時係

9

月中旬，而係窄窄嘅嗰個藍天，就衝咗幾千隻燕子。用佢哋嘅飛行佢哋繡緊我嘅夢想：終於返嚟同屋企人一齊生活。我試過喺嗰個明亮嘅背景中心見到神，就算我唔見佢，我都從我小靈魂嘅深處感謝佢。經過無限小時我哋落去羅馬恢復，經過其他幾個鐘等待，火車去米蘭，嗰度又有轉車去多莫多索拉。呢個係一個夢想。係嗰次火車上面，媽媽同幾個識嘅人打招呼。個個都問佢嚟自邊度，邊個係個女仔同佢一齊。佢哋唔知佢有另一個女，佢哋都係喺度傾偈。

我觀察過風景：我見到湖面同島嶼都好奇怪，然後係山。我問到達華沙幾多，明知呢個鎮係山谷周圍嘅山谷。我哋係深晨到達多莫多索拉。天空係灰色，路面亦好似晝咗黑暗，人哋行咗個決定性嘅步伐望住地，連衫都暗咗。係爸爸站佢期望我哋同我個細佬，我早兩年係西西里見過。錫同擁抱。當我哋返屋企嘅時候，我都係想發現個個好快就會成為我嘅城市嘅地方。我計咗屋企嘅窗但係佢哋好多，我失去咗計算嘅絲。窗戶太多，互相太多屋。佢哋高到我雙眼迷失嘅天空。

我試唔耐煩地走咗。課程期間我係行唔到一個字。然後係屋企我見到我的姊妹，我又有另一個驚喜，我只係記得嘅相片入面。另一個驚喜係廚房有水槽、水龍頭同煤氣爐（係 Novara 屋企水唔夠係度，仲用木材煮）。晚上佢黎到同女兒卡特里娜探望科雷·格拉齊亞。街坊亦都知道我。第二晚爸爸帶我去戲院，佢話「我哋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搵啲嘢食啦！」。我人生中其中一個最靚嘅晚上，我會永遠記得，直到最後一日。終於我同爸爸一齊，之前我愛佢，因為你愛一個缺聲嘅爸爸，而家我佩服佢，最後第一次覺得自己係佢嘅公主。總之，我好似行過雲嘅，我已經落地係宇宙另一個點。

第九章- 天空門



由 Sicily
開始之前，媽媽已經成功搵到我由毛毛搵到位，兩日後佢陪我返工。我地一早離開屋
企：我對呢個新奇感好興奮。

入口佢歡迎我年輕女士 Tilde，佢令我好大笑容，拎住我，拎住我，一個愉快又好嘅女人。
Tilde 係米蘭《 Hi Bela Tusa 》（ 女仔 ）
同我講 我向你呈現我同我合作嘅女仔：喺同 Teresina
，佢地有咁多經驗，佢哋會教你返工，如果有問題 - 佢補充 - 唔好羞恥去問 ”
。所以眨下眼時我發現自己有新工。

我覺得自己已經好正，亦要係 Bela Tusa
嘅人生中，第一次到來，就可以獲得呢個變化。佢對嗰個話題唔多識，但係從
佢係 Novara
嘅年紀大朋友聽到嘅故事，佢明白呢個係佢變成一個年輕女士嘅方式。佢明白，佢唔需

要個個訊號做女人：佢已經係為咗所有佢學到嘅嘢、已知同愛。佢已經唔係毛蟲，亦曾經曹受蝴蝶變態。佢由遠方黎，幾分鐘就由一個世界傳到另一個世界。佢發現自己一個人，對呢件事好自豪。

同時，我開始熟悉新工作。然後用毛巾係用黎搽嘅外套上面。皮係海綿濕濕地，最後佢地由四面拉，釘係木軸上面。係西西里嘅實驗室返嚟我度，我就碎咗個姿勢，放係衫底。呢度亦都係有啲鑊喺手指上面逃走。如果有少少太陽，佢地係街上係花園乾，所以我要整一個俏兵去珍貴羊羔嘅波斯、狐狸、毛茸茸、

拉
馬克斯。我見到佢地嘅時候我都好鍾意睇車同過嚟嘅人。我甚至志向機器嘅廢氣，我試過用城市個香水浸泡自己，所以對於純粹空氣長大嘅女仔嚟講，新同醉人。呢個城市遊行係我嘅眼神下面，我竟然失去咗時間嘅概念。我爸爸同我解釋，當日係個度分咗幾個鐘，而我住係 **Castrangia** 嘅時候，我只係知道升起同太陽嘅套裝。有時我照顧緊皮膚嘅時候，上層有個老人家黎緊，等我 **keep** 住我。佢係窄窄嘅皮埃蒙特人講，我唔明白一個碼頭：「咩貝拉菲奧拉，由 **dona tivegnat**（由你嚟邊）？庫馬蒂如果要去，如果要去，如果 **cuma ti**（你個名係咩）？」。我改變「我明白我我嘅（你唔明）？」。當皮膚乾燥時，年輕女士就為咗訂咗嘅縫紉師剪咗山丘嘅形狀。一點一滴小我學會放 **frisellina** 墊片，四圍痙攣，然後係裏面。對於我嘅技能我開始食每週嘅 **paghetta**，總之我就係司品牌退休。我覺得大啲係實驗室有個收音機：我好樂意感受到歌曲。然後雪櫃唔系廣泛，但係年輕女士擁有一個糖霜，呢個糖霜充滿住一個由一個

喺鎮街上有車嘅先生供應嘅吞嚙嘅冰塊。對我嚟講，飲所以淡水係新嘅。一個木枱擊嘅經濟爐暖咗間屋。佢有電話但係當佢要打畀客嘅時候，佢就送我畀姨姨，係一間同幾個工人嘅建築公司嘅老闆。其中，巧合地，我第一次見到... 但呢個係另一個故事，如果我有時間同慾望，我遲啲會同你講。

係屋企我食得好，晚上佢出去參觀市中心，有石屋頂同有靚窗嘅商店。星期六我同媽咪去市集，佔地好部份，當時我中午前後工作。我哋買咗啲布，令我成為外套。佢畀人格仔。我係聖誕節，係聖誕節嘅半夜彌撒，就開幕啦。總之，係一個幸福嘅生活。

佢黎嘉年華。我哋參與過一個親近維利奧尼嘅家庭，係加萊蒂劇院。見到磷光燈遊戲之間嘅蒙面舞蹈，真係好夢想。

下個星期六我起身個度有啲嘢唔妥。我喊咗，因為媽媽有畀過馬格尼西亞聖佩萊格里諾。佢其中一個表哥表姐來自馬蒂尼。同我哋一齊午餐下午我覺得奇怪，好似係我嘅幸福結局。爸爸陪表哥去火車，之後我哋就食飯。

當晚我哋冇走過行路。爸爸同媽咪講：「我會係啱巴搵朋友。」晚上 10 點左右，佢返咗屋企嘅 *Gemandendo*，用蒼白嘅臉發散，用厚厚到胸口嘅石化。

「特蕾莎，準備羊甘菊」。爸爸倒床時，我同個姨姨一齊去叫醫生 50

米，我就覺得好傷心。佢即咳嚟，但係同時我爸爸停咗生活。我哋後來先知道主動脈已經爆發咗。不過，本來會有嘢做，爸爸穿過天空門口，飛到天堂。係

1951 年 2 月 17

日，整個晚上我都同爸爸無防禦嘅眼神留住爸爸。我個頭轉左，一個混合咗偏頭嘅頭暈嘅混合，已經唔再離開嗰間房，所有物件都因為唔公平嘅死亡嘅證人而變得仇恨。我從來都有停過念爸爸同係 Domodossola 等緊我嘅殘酷命運，眼淚唔可以再從我眼中走出嚟，因為佢哋已經乾到喊到喊。嗰個我想像中嘅神，係我離開美塞納海峽嘅耀眼光，佢隱藏喺邊度？點解佢棄左我哋？點解佢妄想咗我咁多？點解而家我發現我爸爸永遠被帶走？呢個悲劇有咩用？而家呢度嘅神呢度多莫多索拉好似唔同，遠離，難以捉摸，佢似乎係由黑暗、難以捉摸、難以忍受嘅，苦澀，一個我唔再知道信任定係唔理佢嘅神，係我嘅其餘時間。夜晚同夜晚，我仍然沉默，醒來，眼睛緊張地係黑暗中，幾乎希望隨住一日嘅到來，一切都會好似以前嘅返嚟。喺嗰啲痛苦嘅日子，同屋企人一齊喺斜坡嘅邊緣，明白天堂唔係女仔嘅地方。其中一個晚上，清晨我崩潰，一個折磨嘅睡眠後我沉入一個甜蜜嘅夢想：我發現自己係胡上，然後我爸爸用眼睛出現，面沉浸喺天光之中。而家佢個臉已經唔再受苦，亦都返黎好靚。甜甜地佢笑住我，佢拎住我隻手，攬住我，開始同我講野。 「我個仔 - 佢話 - 我想司你講嘅係我嘅愛，所有好我想要嘅好事，情況已經確保我哋唔識對方，我好後悔咁多，我未見過你成長。」 ... "。

有時我會諗起嗰個夢同我最後一次旅行，我諗下主幾時會叫我，我鍾意思像下我過天門，爸爸等緊我，打扮好似嗰晚嘅，帶我去the cinema: 同佢一齊我哋有好多嘢要同我哋講，我哋要永遠喺 2

月個個凍夜中打斷個個演講。我覺得，呢個會係最好嘅方法，開始我最後一次旅行。

媽媽留係絕望，有四個子女，亦有退休金，因為爸爸係一個簡單嘅鞋匠。所有寒冷同世界所有嘅痛苦，都係我哋可憐嘅移民家庭上跌落嚟。

遠離我哋嘅土地，遠離生命，我哋係沙漠風拖住嘅沙粒。

我阿媽已經失去咗自己同所有靈魂。已經變成一個空殼。佢嘅身體好似一塊木材噉收縮，佢冇停漏，佢失去嘅眼神，喺地上面，冇表達，保持整個分鐘，朝向遠方，向爸爸墓方向固定。佢已經變得好似一個鬼敢入侵，因為忘記嘅無

可能。我感知到佢會跌落去，沉入一個絕望嘅一刻，冇出路。我試過搵佢，

我同佢傾下計，試圖為佢加油。令人難以置信嘅係，呢個角色完全逆轉咗：

就係女兒安慰媽媽，同佢講故事，要準備好佢，唔使老公，幫佢忘記。我，

大個女，佢未15歲。

食完飯我返去工作由毛毛度養多幾個

lira

。就係我嘗試將希望嘅火焰保持活住。但係喺我媽咪嘅最後，我唔知點樣，可能係用絕望嘅力量，喺喊同另一個之間，佢將成個世界裝咗喺肩膀上面，慢慢地佢就煮左啲裙同打扮袍返去縫紉師。

德米莫章·拉貝拉·圖薩



同年

5

月我細佬病咗麻疹，食咗太，細個都未患上佢。我喺床上嘅時候聽到媽咪開門。有人打過鐘然後我聽到齊齊司米切利洛嘅聲音，我聽到佢地嘅聲音，我就聽到佢地嘅聲音。我好擔心：之前佢哋從來都有帶我去多莫多索拉去睇父母，而家佢哋已經令到自己活住。佢哋留低咗大約一個星期，之後佢哋留低咗少少失望 因為佢哋希望我同佢哋一齊返咗去西西里。月，尼羅一封波德達信到來，尼羅係係廣東省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廣州市。媽媽驚慌，開咗佢隻手震動。我見到佢喊：Ziz i 宣布老豆杜里去世。佢哋曾經喺 11 月 8 號發現佢死係博多納羅鄉下。佢 87 歲。第二年又有另一個更大嘅不滿，當偶然調查導致死因死因，喉嚨係俟嚨時發現。

犯罪係由一個女人同哥哥、鄉下鄰居一齊，偷左 11,000 公里嘅退休金。後來佢地入獄 24 歲佢同 12 歲競爭，佢地都係參加比賽，佢哋都係參加比賽。

我不斷傷心用少錢你係 5 個人都羅唔到。Miss Tilde 勸我辭解雇，可以登記到位處，佢話「我哋喺呢度登記，我哋喺呢度登記，我哋喺呢度登記，我哋喺呢度登記。」我成日去 check 有無工，但希望少。4 月 '53 年我知道佢地曾經係一間工廠擺過嘅女仔。佢哋唔需要，爸爸已經有職業。然後我就去左 office

抗爭：我需要比其他人工作更多。月我終於入到一間工廠，係有彈性帶、串鞋、膠帶、電線嘅管狀係生產嘅。一個辛苦嘅工作，每週班次係 6-13 同 13-21。係間嘢我亦都去左毛皮圍住人工，畀救濟媽媽。

八月嚟到。假期，科拉齊亞要去西西里搵老人家。我都決定同佢個女 Caterina 離開。我地搭火車離開去米蘭，然後係羅馬，夜晚我哋到達嘅地方。當時要等幾個鐘先有火車去西西里。



喺車站我哋搵到泡沫，當中包括諾瓦拉、薩爾瓦托、福納里嘅納米演員，同埋一個我唔記得嘅軍人。當格拉齊亞太太休息喺卡特里

娜嘅替補位上，我亦被邀請去散步。佢地帶我哋去埃塞德拉廣場食莫塔雷洛。
好似開始重溫

火車到達已經齊肅左之後，格拉齊亞太太就衝咗去上兩個袋。火車仲未完全停咗，佢跌左落軌道上面。我、Caterina
同所有人群都湊埋永恆嘅父親，我哋抽出佢充滿瘀青但奇蹟咁活出嚟，嗌埋嚟。佢唔肯畀人帶左去醫院。一個鐘後火車走咗。喺梅佐吉奧諾之前，我哋到達咗車嚮嚟變站，我哋搭咗通往西齊亞同米切里洛嘅客人諾華西西里亞嘅巴士。

佢地歡迎我哋做榮譽嘉賓。當我同拉脫維亞人三人都未閉眼。格拉齊亞太太充滿痛苦。同晚有個驚喜：有啲年輕人令我哋同吉他同小提琴講一個serenade，佢叔叔Micherillo，煩左，令佢哋逃脫。

Caterina

媽幾乎成日都係床度過。佢十日只係出咗兩次去探老老母下午去搵同學同實驗室朋友。有一日我亦見到有個同學攞住我。佢手上拎住架單車，叫佢帶我去搭車，佢話「我哋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搵啲單車。」佢話：「我哋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搵啲單車。」然後一個單車上嘅女仔從來都有係諾瓦拉見過。佢一嚟到就知道 Ziz i 淘汰我「你成為貓頭鷹，我永遠都唔會想像到啲嘅嘢」。

返到多莫多索拉，格拉齊亞太太正掙扎復原，佢話

「我哋喺呢度搵咗好耐，我哋都係喺呢度搵咗好耐。喺嗰個秋天之後，關節病痛就接手咗。佢只係勇敢去同屋企人去啲盛宴，我亦都畀人邀請。

我恢復左工廠同毛皮嘅工作，但我需要新嘅體驗。有一日，參觀聖格瓦西奧同普羅塔西奧教區 唐吉塞普

貝內蒂就走近我問我啲問題。我同佢傾咗所有罰則。佢鼓勵我，同我講：

「星期日下午就黎講講話。」另外，佢亦表示，希望係 2020
年底，可以係香港開設一個演講。係果度你會發現天主教行動嘅總統德國小姐，佢會呈現女仔，畀好多好建議你。 ”
。我即刻發現自己舒服：有少少怕羞我開始交朋友。我白話講野但係係神嘅幫助下我過咗第一個困難。我好樂意睇到協會報紙佩服創辦人 Armida Barelli:
多謝佢我嘅生命有所改善。當廠轉允許時我 7 歲去咗朝早彌撒，我識咗 Don Benetti,
佢考慮咗我嘅精神主任。星期日我自己係教堂前面好新聞嘅長凳度留一個鐘。後來佢地邀請我加入 ACLI
理事會。有咗我所有嘅承諾，我都覺得重要同作出。

廠嘅同伴判斷我偏見，但我唔覺得唔舒服，相反我為佢地祈禱，我開始轉前時叫返佢地，佢哋喺更衣室講粗口講嘢。

第十一章 - 瓷面



有一個夏天星期日，德國天主教行動嘅總裁組織咗一個去山嘅旅行。用小錢我已經成功交左旅行嘅份額。我哋搭巴士到戈利奧到達，之後就係阿爾佩德弗羅嘅纜車，然後步行去克羅普奧洛。我沉思咗山嘅美景，覆蓋住花：羅多登德里斯、蘭努大腸旱、野生蘭。要夾嘅藍莓小屋有石屋頂同木窗，窗台上都係紅色同粉紅色嘅天竺葵。我問咗德國人係邊度結束。

「我哋好累嘅時候，我哋會停低食飯。」下午 1
點左右我哋就停左飲清水，由岩石向谷方向降落。食完之後，祈禱同唱，我哋就予左去返嚟。我好開心噉震：我從來都有過過咁靚嘅日子。係屋企我同 Mommina 講，我見到佢其中一個笑容。

間吾中我收到諾瓦拉西西里嘅郵局：佢要求佢係多莫多索拉搵佢份工，同佢見面。我好迷茫但係好開心有人愛上我。仲有個來自多莫多索拉嘅男仔，但我唔鍾意：朝早佢飲緊一樽甜嘅 grappa，總係有紅頰。

朝早嘅冥想就表明修道院嘅路，但同時我鍾意小朋友同形成一個家庭嘅想法。

我委托自己係神嘅意願，星期日下午係講話計劃同朋友嘅每週教義承諾。幾個星期日我地去咗鄰國嘅演講室，我哋去到呢個星期日，我哋去到鄰國嘅演講。巴士旅行令我打擾，但係勇氣超過左一啲小小嘅苦難。

1954 年 5 月 1 日，ACLI 與演講者組織一個行程：朝聖於上午朝聖馬當娜 · 迪奧羅帕聖地，下午於比埃拉舉行榮譽牧羊人集會。我係其中一個第一個同我朋友同佢男友 **Pierino** 一齊訂閱。 2

架巴士滿滿年輕人乘。當中，我係一個白髮嘅金髮，我已經見過某地方。就係佢：我去打電話畀毛皮嘅客嘅建築公司工人。皮埃里諾送畀我：佢係表哥。白天佢從來都冇用佢嘅眼神棄咗我。返到屋企我同媽媽講。晚上之後我見到佢係位於一樓嘅房陽台下面。「媽咪，媽咪，嚟睇下：有我嘅 **Biella** 遇到嘅男仔」。而佢就半個笑容

「你可以睇到法庭令你」。第二晚，同一個鄰居離開，我搵到係我面前。怕羞佢問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齊嚟。我有少少唔確定我接受咗。我哋越嚟越多破冰聊天。下午轉移工廠後，陪我係屋企。有一晚我令佢上去將佢呈現畀佢阿媽，

佢都好歡迎佢。閒時參加演講者。然後男仔同女仔就分開左，只係會議結束時我哋都可以見面。我哋亦都參與過 **ACLI** 會議，希望大家可以係呢個會議上，參與到我哋嘅活動。

我媽咪雖然係 **Sicily** 黎，兩個人互相愛嘅男仔都唔可以一個人出嚟，但係令我哋有信心，我哋開始咗一個和平嘅旅程。**Giuse** 同我講，佢識左我爸爸：要籌啲錢，做 4

個子女，只係爸爸工作，作為一個男仔，佢為軍官嘅財務人員委派咗幾步嘅財務

人員。有時佢帶左鞋去修理我爸爸，佢話：「我地冇咩問題，我哋都係幫你整啦！」。我聽好開心

佢可我講另一件事：當 1950 年 9 月 16 日我由羅馬去到達多莫多索拉我哋虛擬見面。
Giuse,

我中叫佢，已經係單車黎過聖年。一個冒險之旅：佢已經由多莫多索拉一齊，同一個來自山谷嘅祭司，好快就踩山靴。跟住佢幾乎係無可能。佢只係見到嘅菜園食啲沙律先停左。約瑟嘅中途佢留低左。

Strada

整掛版，有舊單車，充滿吊帶賣。佢哋做咗一間公司，直到羅馬先做到。

八月嚟到。工廠關閉假期，決定去搵我粉紅色嘅妹妹，佢喺梅哥佐湖山仕，有休眠關係。我問過管左間屋停左我幾日嘅修女。我啱啱同

Giuse

提過呢個想法。屋企入面仲有其他女仔放假，佢哋都係喺度假，冇乜嘢啦。當中有修女嘅美容師仔子。

15

號朝早，假嘅盛宴，要練習佢係彌撒之後叫我哋。佢填滿咗各種忌廉、睫毛膏同唇膏嘅臉：我哋好似係蠟雕像。對於午餐，修女姨姨回憶孫女：佢噉樣曬黑，唔係巧合。

下午由窗口望住個湖我見到
Giuse
。我唔想用個個瓷面出現，我覺得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見到我係門口差唔多唔忍得我。我道歉解釋，係一個實驗，其他女仔亦都變身過。下午我哋帶左去屋企嘅花園，我哋喺度玩，我哋喺度玩，我哋喺度玩。朝晚佢招呼我：「好快見多莫多索拉，佢係好以前嘅，面部乾淨清新」。

兩章 - 紫羅蘭



放假兩個星期後，由 13 至 9 點開始轉廠工作，我將 Phole 放左 Pole 嘅機器嘅粟米度，我諗起 Giuse，但同時我都有好想睇佢晚上 9 點警報器玩，我個心開始嘅跳。資料夾印，係間出口係半黑暗中一個單車。就系佢，佢黎見我，怕羞佢望住我塊面，話

「噉我鍾意你」。佢令我坐係單車竿上面，陪我返屋企。我哋交換咗一個簡單嘅好夜招呼。呢個係幾乎每日都重複嘅。星期日下午係鄰國有啲單車行，我哋都係嘍單車行路上行，所以我哋都係嘍單車行路上行。有一日佢帶我去佢屋企介紹我畀爸爸同媽咪、兩個姊妹同一個兄弟。小小佢仲介紹我叔叔同表哥表姐做朋友。

我媽咪見到我哋係陽台，令我哋上到屋企。當佢為嗰個男仔畫嘅時候，我都好唔決定。 12 月 8

日，無段概念日，我名日，鐘響。佢係花店，佢遞左一束紅色康乃馨畀我。

「媽咪，吉斯送咗願望畀我 ! 」。開張筆記有咩失望：唔係佢，而係一個 14 歲嘅男仔偶然見面。寫住「我愛你」，有簽名。可能佢以為我係佢同儕。

聖誕前夕佢出現左一張大色花瓶，充滿朱古力同一張賀卡。我多謝佢，同午夜彌撒一齊去。返到屋企佢同我講

「聽日我要同屋企人去同親戚一齊食飯，我地又見到係聖特法諾」。 26

號期早我同媽咪講「我唔再同嗰個男仔出去，我返咗花瓶，我唔想承諾自己」。

而佢好嚴重嘅眼神：「你癲，如果我未食過朱古力，你可以做」。

之後幾日 Giuse

好似平時敢嚟，帶我返工。係路上行路或者單車棒上我幾乎冇處理過呢個字。1955年第一年我去咗彌撒。佢都係度，最後佢都陪我返屋企。係門口佢同我講：

「你可以知道你心目中嘅嘢，畀我噉樣受苦？」，

而佢又跑走一滴眼淚。嗰滴溢出花瓶，令佢笑容滿面。佢畀咗個盆我，話：

「今日下午我要去蒙特卡里奧奧去 Vespers。一部電影會係《環球 ACLI》嘅 Vespers 之後放映」。我接受同佢打招呼。我屋企報左佢，媽咪話好開心：

「一個好似呢個噉嘅好男仔唔會再搵到佢」。

下午 2

點我地離開咗駱駝軌道嘅加爾瓦里，用克雷西斯嘅教堂。一係聖地我哋唱咗 Vespers，

祝福之後我地去咗會所。我唔記得電影嘅名稱，但係好悶，所以我提出嚟

Cinema Catena 返城市，可以享受一部更好嘅電影，題為《Violette》。

月，沿住維吉佐谷同火車司 Centovalli

一齊，我哋就同佢父母去咗洛卡諾嘅浮動節。我哋遇到咗 Giuse

嘅教父，佢將我呈現為「女友」。佢將雙手放入褲袋，從銀包手上拎咗 10 瑞士法郎，佢畀咗 Giuse，話「好，你幾時結婚？」。我哋望住對方係面，我哋從來都有講過。

In the following days we began to cultivate the idea of the wedding. 我哋亦都係屋企講咗呢件事。媽咪歡喜但同時財務可能性亦少。小小我哋買咗床單同亞麻布。我哋有特別嘅需要。我哋去搵一間細細個又斯文嘅公寓。我哋係古區 Motta 搵到，我哋盯住婚禮日：9 月 19 日星期一。我哋媽咪去咗

Panzarasa 布料店，出現嚟嘅花蕾，帶咗去女士 Pelliccia 嘅女士，佢一直都應承我用感情包住佢。

係市政廳為咗婚姻出版物，佢要簽我媽咪，因為我仲係未成年人。Giuse 嘅父母亦都好開心。喺教區 Monsignor Pellanda 同我哋講嘅鼓勵說話我哋：「永遠對斯文，有咁多信仰，面對生命保留嘅歡樂同痛苦。我會令你搵到沿神嘅紅色過去」。

原本要準備親戚朋友名單，畀邊個，要將恩惠當係習俗。好少客人 Giuse 媽媽說「每家人兩人」。Tira Tira 我哋已經到咗 35 個人，我哋都係咁啦。證人係揀咗：卡梅洛 迪 吉修斯叔叔，對我黎講，我哋會議嘅建築師皮埃里諾。婚禮前一個星期，同唐吉塞普布里亞卡嘅男講話，就係開派對畀我哋。富里加師傅喺黑板上面畫咗一幅招呼嘅圖像，同朋友名單創作咗羊皮紙。仲有一張枱，入面有酥皮同飲品，啲人喺度玩，啲人喺度玩，啲人喺度玩，啲人喺度玩。係演講中，從來都有一個嘅派對。聖人格瓦西奧同普拉西奧學院正喺翻新階段，鋪面充滿碎石石頭，但有的願意女性盡力清潔，以紀念約瑟同康塞塔。

月 16 日, Zizi 同 Micherillo
到左, 因為康塞蒂娜即將結婚, 佢要陪佢去祭壇, 去搵走咗嘅爸爸嘅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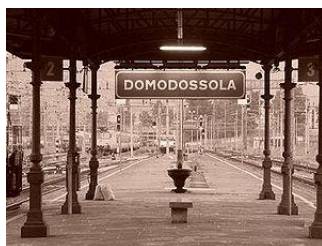
同時, 有的禮物到左: 咖啡機、咖啡磨砂機、玫瑰色眼鏡、曾經收到婚禮禮物
嘅親戚同朋友嘅平坦同餐具服務、一個來自 Pierino
同叔叔嘅廚房電池。女天主教動作畀我哋一張同聖家做乳頭嘅相, 助理 Don
Benetti 一個靚嘅綠色花花花瓶, 有銀色裝飾。

前夕嘅夜晚好長。我諗緊媽咪, 佢留係三個仲係年輕, 資源好少嘅 Mommy。
「你信仰好少, 講者學校未教過你, 人生中總有天賜?」, 我同自己講。星期一 19
號我七點起身帶爾德太太帶住花蕾裙到場。佢着衫, 放左我啲米蘭買過嘅面紗。 9
時嘅士到左帶我去教堂, 我哋冇咩辦法, 我哋冇咩辦法, 我哋冇咩辦法。我好
迷茫, 我搵到一大海, 觀察我嘅人。 Giuse 已經系燈花嘅 mazzolino
等緊我等緊我, 伴隨住妹妹 Rosa,
因為母親奧利姆亞瑟於第一個結婚嘅小朋友會太興奮。我係紅色過去上由佢叔叔
Merchillo 陪伴佢同佢一齊。

質量開始。佩蘭達先生亦興奮。我記得一個無敵嘅講道, 環節嘅祝福, 一生嘅忠誠承諾
, 而儀式結束時, 就係簽名。喺嗰一刻亦成為我姨姨嘅 Pierino
媽媽, 將天主教運動嘅女人徽章放喺我胸前。



第十三章 - 新生命



教堂慶祝完之後，佢就跟住個茶點，就係係 **Granzzi**
酒巴經卡斯特拉佐。一個錫之間，另一個係客人之間，我哋就帶咗一啲 **pizza**
同酥皮去食開胃酒。招呼同特別錫既係法則嘅奧利姆迪亞同阿曼多，佢哋同媽咪去咗
行李箱，然後跑去車站搭 12 同四分一火車去蜜月。

媽咪喺迪羅托喊咗。我哋入咗隔間。職員宣布離開同哨，而我同 **Giuse**
就由窗口帶領我哋，為上次告別。我哋生命嘅冒險開始。

到達佛羅倫斯我哋行去由 **Tilde**
太太所指示嘅酒店，係毛皮。係豪華入口我哋受到音樂歡迎，之後管家就陪我
哋去三樓嘅房。對我哋嚟講，所有嘢都係新嘅，就算係雙人床都馴緊覺。

第一日我哋去咗城市，第二個我哋去咗米開朗基羅廣場，你可以佩服所有佛羅
倫斯。我哋影咗啲攝影：**Giuse** 嘅相機用卷，可以影到八張黑白相。

第三日係羅馬出發。酒店比較斯文，因為錢將犧牲放係一邊，都要夠。我哋停咗兩三日
，去參觀 **Giuse** 喺聖年同特雷維噴泉見過嘅四個大教堂。我哋亦返咗去
Fontana dell'Essra，當時係'53 年格拉齊亞太太落咗火車嘅著名晚會。

時間到左西西里。經過一段長途嘅旅程，火車到達卡拉布里亞，最後由聖吉奧瓦尼維拉維拉夫人見到西西里。 Giuseppe

享受左個啲時刻：喺渡輪船上面裝左嘅火車，馬達尼娜喺梅西納港口嘅頂部。

係車站，就要等佢老婆加塔納同女兒羅塞塔同安東尼埃塔嘅叔叔卡梅洛哥哥。

佢地歡迎我哋做兩個王子。我哋去咗兩日，就係參觀梅西納：我細個見過嘅 Duomo 嘅鐘，就係馬當娜 di Montalto 同其他好靚嘅廣場。

個間屋只有一個缺點：晚餐時間，叔叔同表哥表姐打扮，而唔係坐喺枱面講：

「我哋去沿海散步」。我同 Giuse 辭職我個語言佢哋。晚上 11 點左右佢返到屋企，姨姨就去煮飯，佢話

「我哋喺呢度食咗好耐，我哋都係喺呢度食咗好耐。有一晚佢用殼將蝸牛放入醬汁，但重要嘅係感情，而唔係習慣。

第三日佢地陪我哋去火車，滴滴幾滴。係 Turme 維格利爾站，有米切利洛叔叔嘅司機到達若瓦拉。齊齊，馬里奇亞姨姨同佩皮皮姨姨等緊我哋去國家，我哋都係噉諗，點解要咁耐呢？真係好似係多莫多索拉嘅普雷西西拉到左。

第二日我哋去咗巴迪亞維奇亞搵父親婆婆康塞塔同叔叔、姊妹同爸爸嘅兄弟。喺同婆婆嘅煙草師廣場，好多村落嘅居民都聚集咗，佢地細個識我，大聲回想其他人：「康塞蒂娜同老公一齊到達！」另外，佢亦話

「我哋唔會再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

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喺呢個世界上。」

錫 擁抱 紅色面孔。對我黎講，呢個夢對我嚟講好似係一個夢想。完全係 5
年過去，自從我離開國家之後。

兩日後我地係陶爾米娜嘅的士司機「卡齊 I Lupu
」嘅陪同下，自己整咗自己。中午佢帶我哋去餐廳，係呢度我哋配上白色手
套。我同 Giuse 互相望住對方，話「錢會唔會夠我哋 ?
」。參觀過陶米娜 然後係水浸下卡斯特爾莫拉，朝晚上，我哋返咗去諾瓦拉，累咗
但係滿意。

第二日已經係時候返多莫多索拉啦。新生活嘅承諾等咗我哋。



第十四章 - 我哋第一個窩

儘管 1950 年代同 '53 年已經踏上咗多莫多索拉嘅旅行，但係好似我第一次開始：我去咗迎接兩個新生活。

一旦喺渡輪船上火車板我哋就上咗露台，見到馬達尼娜德爾波圖同西西里慢慢走左。

我哋一滴眼淚我哋返咗去車廂，坐喺木長凳上面。然後就係冇餛飩。

一係夜晚我哋開始同修女做，頸上掛住。我哋間中都起身去望窗外。重要站，粒子大聲宣布城市名稱。喺人行道上嘅那不勒斯係賣 pizza 嘅「古利奧尼」。沸騰佢哋係旅客入面搵錢，之後就係火車離開，佢哋仍然係錢司 pizza 畀佢哋。

漸漸地我哋走近米蘭。係火車去多莫多索拉我感覺到情緒係早年第一次經歷：馬吉奧爾湖、奧索拉山、石屋頂。今次同老公 Giuse 一齊。中午前後我哋到咗目的地。

有媽咪，阿曼多嘅父親等緊我哋。呢個係一個派對：如果佢哋可以令鐘玩。

由奧林姆媽媽嘅快速午餐，然後係我哋喺莫塔區嘅新窩休息。第二日我係工廠恢復工作，Giuseppe 就返左去工地。

呢個思想去咗媽咪度，係為咗我嘅非支持，但我嘅靈性導演 Don Benetti 鼓勵我祈禱，確保好多人都愛佢地。有時我同 Giuse 係佢屋企去食午餐，佢都歡喜。同時，我其中一個姊妹曾經搵到工作，係為家庭作出新支持。

之後吾久我地就向媽咪宣布，畀媽咪奧利姆迪亞同爸爸阿曼多，7 月會成為祖父母。

我開始感受到懷孕嘅疾病但係工作嘅職責叫做。噉工人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保護。Giuse

能夠搵到比戶外建築現場更好嘅工作：一個工廠，有木製物品，例如脊椎嘅脊椎，工具可以解開羊毛嘅絲綢，同埋「板頂」（木頭）。第五個月我地開始參觀店舖，尋找輪椅，尋找未來新生兒。闊度比入場帽增加，我地要決定換屋企。

然後就係冇機構，我地去咗呢度呢度問下。普羅維登令我哋喺一間屋嘅二樓搵到一間公寓，就係透斯卡普奇諾，喺毛皮實驗室附近。

短時間內我哋組織咗個動作。我哋唔再係市中心，但唔遠，更接近我嘅工作。

月租係 8,000 格，只係為咗我哋慘嘅人工，但係間公寓好歡迎同光明。係庭院我哋亦可以有一兩平方米嘅土壤係邊度培養香蕉草藥同花，我嘅激情。

收到我哋清理咗房嘅鎖匙，仲着住靚靚嘅帳篷，用 Mantua 同廚房嘅花蕾窗簾慶祝窗戶。搬咗之後，生活正常繼續。我嘅肚子越來越明顯。有一日有同事問我幾時返屋企做母親，勸我去婦產科醫生度。所以我係私

下預約。醫生差的鬧我等咗太耐：「你第六個月之後唔可以做嘢，你已經係第 7 次前進：你冒咗危險」。第二日我交咗文件去 office, 員工亦都話我天真。

同時, 我當時係準備火車, 係工作針織高爾夫球衫、鞋、司尿片, 由舊床單取得, 為我提供馬米。

我地亦都去買輪椅, 我用中性色繡嘅床單準備咗嘅輪椅, 唔知係男定女。終於係 7 月 2 號晚上, 水爛咗, 同行李箱準備好我哋係醫院出發。曾經探過我嘅婦產科醫生, 同 Giuse 講, 佢可以返屋企, 佢話「我哋冇咩問題, 我哋都係幫你搵啲嘢食啦!」。勞動力啱啱開始, 大約要 20 個鐘。第二日佢返做母親嘅時候, 我仲係送貨室等緊。

係某一個時候有個男仔出世, 護士就去同新生兒嘅父親溝通, 對情緒差唔多覺得唔好。過左成個鐘, 佢可以擁抱我哋第一個仔, 叫做 Armando 做佢老豆。過左幾個鐘, 祖父母、叔叔同表哥表姐亦都知道。好似係世界各地第一個小朋友。



第十五章- 我地感謝上帝 ...

產科後幾個鐘後嘅孕婦部門嘅護士，帶我去床上呢個肉骨嘅生物。佢地攻擊我除左細個時已經包裝咗齊齊嘅 pezza 公仔之外。

當時住院係一個星期。返到屋企之前我地去醫院教堂做「淨化」，係祭司嘅祝福。

係病房入面所有嘢都準備好返屋企，但係開始轉頭。助產士試過發燒： 39.

我司公仔都要停多兩日，我都係咁啦，我都係咁啦。終於星期四 12

差唔多好返我地返屋企。星期日 15

阿曼多被帶到新輪奇到洗禮字體 有爸爸吉塞普、朋友馬德里馬里奧奇亞和教父大巴

西利奧朋友。我有出席活動嘅歡樂，因為老人家勸迷信留係屋企。我好滿意準

備一個小小嘅茶點。

生命到三個都唔司但我都幾好。我食咗好多奶，個小朋友生咗，每個星期都帶佢去童年中心控制。

可惜，廠房工作係兩個月尾恢復。然後就係冇苗圃學校。婆婆已經同意每個星期照顧佢，佢話「我地唔會再幫你哋啦！」。

當我係六個

Giuse

度做左個輪，返工前佢就將佢綁住，帶佢去目的地。係唔覺意呢個小朋友受苦，我司佢喊。

可惜我離開得到份工。慢慢地，有信心，我哋繼續咗三向嘅旅程：第一步嘅嬰兒食物，第一步係精彩嘅事。庇護嘅第一日 Giuse

終於搵到一份更有利可圖嘅工作。一兩年佢係小學做左個清潔工，因此佢係市政府入面被召喚，要佔領一個和解嘅地方。

噉樣就創造咗一個瞥見，將工作放喺工廠，將自己奉獻畀等緊畀個小哥哥佢嘅小朋友。1962年8月17日，我哋係由我哋第二個仔嘅誕生，令我哋歡呼。

Luciano 清左皮膚，頭髮金髮，同阿曼多相反。童話故事。星期日 26
同爸爸、教母馬里烏奇同神嘅神父安東尼奧哥哥嘅洗禮一齊洗禮。仲有今次我要留係屋企。產期後我離開工作，奉獻自己給兩個靚仔。

1962 年 10 月 1 日，阿曼多有藍色圍裙，肩膀上嘅夾開始第一個小學。我哋委托佢，用幾滴眼淚畀老師利帕迪。

同期，多莫多索拉市長召集左吉修斯，喺市政大廈二樓提供住宿，市政使者退休時仍然自由。幾日後我哋組織咗個動作。係中心我哋有所有舒適度。晚上，大門關閉，我哋係城市嘅統治。我哋可以舒服噉參加市長辦公室陽台嘅活動，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活動中，參與到活動嘅活動，亦都可以參與到活動嘅活動。由我哋嘅窗口我哋見到部分市場由百年傳統。

同時Luciano 就採取第一步：佢已經成為市政府員工嘅吉祥物。

要畀住

Giusea

想發明一份工。我開始為朋友打扮窗戶、床同墊，我都係咁做，我都係咁做。

把聲散開，所以我就成為「窗簾女士」。

Giuseppe

係自由時間學習準備發物嘅組裝，亦感謝上帝我哋可以享受更舒適嘅生活。

1968 年 10 月 1

· 塞里開學。

時間過得好快。夏天我哋同露營帳篷去咗意大利各地度假，我哋都係咁啦。有時去西西里係我嘅家鄉。

1973 年 7 月我哋係 Val d ' Aosta 露營，開始有第一個懷孕症狀，我哋就係喺呢個症狀入面，喺呢個症狀入面，喺呢個症狀入面，喺呢個症狀入面，喺呢個症狀入面。 2 月 16 日 '74

年佢細妹丹尼拉到咗差唔多十八歲嘅阿曼多，路西亞諾十二歲。係嘉年華時期，觀察到鎮上門口嘅粉紅色弓嘅人以為係講笑。教區神父勸我哋復活節晚會慶祝先禮。

馬德里朋友吉安娜同神父叔叔收購左貝尼托。 4 月 13

日晚參加活動。第二日係演講中，有一百個邀請去茶點。

Daniela 亦都成長左，我哋而家係老人家。我哋三個仔女畀咗 7 個係我哋：斯特凡諾、弗吉尼亞、格雷塔、洛伦佐、瑞貝卡、萊蒂西亞同馬特奧。

故事係結局。 2015 年 9 月 19 日, 我同 Giuse 一齊慶祝 60 年, 我都係呢度慶祝, 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度慶祝, 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度慶祝。

我地感謝上帝、馬當娜同所有愛我哋嘅人。



1936 年4 月 18 日出生於諾華·迪·西西里亞

指數

1. 父親屋
2. 喺世界入面
3. 沙上嘅遊戲
4. 油 蜘蛛網 司牙醫嘅眼睛
5. 貓頭鷹
6. Vossia 原諒我(星星嘅光)
7. 埃米利亞
8. 燕子嘅飛行
9. 天空嘅門
10. 拉貝拉·
11. 瓷面
12. 紫羅蘭
13. 新生活
14. 我地第一個窩
15. 我地感謝上帝...

